

东周列国志

第一函
第十六册

東周列國志卷之十一

白下蔡 界元放甫評點

第四十八回

刺先克五將亂晉

召士會壽餘詒秦

先克國之命卿而箕鄭父等乃以私怨而敢于仇殺可謂驕橫之極不思輦轂之下命卿被殺豈得寂然而已乎從來結黨攬權之人未有不駢首市朝爲天下笑者此類是也

趙盾欲誅五人而于箕鄭父獨用誘法最爲得當蓋有兵權者其爲亂易也

古今妄自尊大之人多半是小人逢迎起來的只看蔡侯以臣禮見楚子遂把陳鄭宋三國都代壞了可恨可嘆

趙穿不遵約束擅自出軍又蒲洩軍情使秦人遁去卽明正典刑未盡厥辜而趙盾只歸罪胥甲純以私意用事宜其國之不振也

史駢兩個好主意却被一個孟浪趙穿壞了真是可恨

秦康不疑士會許還家口而又誓之自是厚道過人處不可說以爲愚也孔子曰觀過知仁吾于秦康有取焉

話說箕鄭父士穀梁益耳三人商議只等**秦**兵緊急便從中作亂欲更趙盾之位不意趙盾襲敗**秦**兵秦凱而回心中愈憤先都爲下軍

佐因主將先蔑爲趙盾所賣出奔于**秦**亦恨趙盾秦著蒯得被先克

以軍士奪其田祿中懷怨望訴于士穀穀曰先克倚恃趙孟之屬故敢於橫行如此盾所專制惟中軍耳誠得一死士先往刺克則盾勢

孤矣

殺一先克趙盾不會別補一人乎見識可笑

此事非得先于會

先都

不可蒯得曰士

會因王帥爲盾所賣意亦恨之士穀曰如此則克不難辦也遂附耳

曰只須如此恁般便可了事蒯得大喜曰吾當卽往言之蒯得往見

先都到是先都開口說起趙孟背了士季先茂字襲敗秦師全無信義

難與同事蒯得遂以士穀之言告于先都都曰誠如此晉國之幸也

晉國之幸不幸未可知只惟你們先要大不幸了時冬月將盡約至新春先克往箕城謁拜

其祖先軫之祠先都使家丁伏于箕城之外只等先克過去遠遠跟

定觀個空隙羣起刺殺之從人驚散趙盾聞先兒爲賊所殺大怒嚴

令司寇緝獲五曰一比那時更有比較之法乎先都等情慌與蒯得

商議懲忠士穀梁益耳等作速舉事梁益耳醉中洩其語於梁弘故

貪酒者不弘可與爲密大驚曰此滅族之事也乃密告于吳駢駢轉聞於趙盾

盾卽聚甲戒車分付伺候聽令先都聞趙氏聚甲戒車疑其謀已洩

急走士穀處催并速發箕鄭父欲借上元節晉侯賜醪乘亂行事議

久不決

卽決計亦未必有成况不決乎

趙盾先遣與駢圍先都之家執都付獄梁益

耳崩得慌忙之際欲與箕鄭父士穀圍集四族家丁劫出先都一同

爲亂趙盾使人反以先都之謀告於箕鄭父請他入朝商議

此著却是無兵

則其亂易制也

箕鄭父曰趙孟見召殆不疑我也遂輕身而往原來趙孟爲

箕鄭父見爲上軍元帥恐其鼓眾同亂假意召之鄭父不知是計坦

然入朝趙盾留住於朝房與之議先都之事

不知鄭父此時作何答應

密遣荀林

父卻缺欒盾領著三枝軍馬分頭拿捕士穀梁益耳崩得三人俱下

獄訖荀林父等三將至朝房回話林父大聲喝曰箕鄭父亦在作亂

數內如何還不就獄鄭父曰我有居守之勞彼時三軍在外我獨居

中不以此時爲亂今日諸卿得濟乃求死耶

亦辨得有理壞在已獲同謀耳

趙盾曰

汝之遲于爲亂正欲待先都崩得也我已訪知的實不須多辯箕鄭

父俯首就獄趙盾奏聞靈公欲將先都等五人行誅靈公年幼唯

唯而已靈公既入宮襄夫人聞五人在獄問靈公曰相國如何處置

靈公曰相國言罪並應誅襄夫人曰此輩事起爭權原無篡逆之謀

爭權而謀殺命至其勢必連及君國穆嬴此語非是且主謀殺先克者不過一二人罪有首從

豈可一槩誅戮邇年老成彫喪人才稀少一朝而戮五臣恐朝堂之

位遂虛矣可不慮乎此語固是而亂人亦不可留蓋恐貽後日之患也明日靈公以襄夫人

之言述於趙盾盾奏曰主少國疑大臣擅殺不大誅戮何以懲後遂

將先都士穀箕鄭父梁益耳蒯得五人坐以不君之罪斬于市曹錄

先克之子先穀爲大夫國人畏趙盾之嚴無不股栗狐射姑在國

聞其事駭曰幸哉我之得免于死也一日大夫鄆舒問于狐射姑

曰趙盾比趙衰二人孰賢射姑曰趙衰乃冬日之日趙盾乃夏日之

日冬日賴其溫夏日畏其烈鄆舒笑曰卿宿將亦畏趙孟耶閒話休

提却說穆王自篡位之後亦有爭伯中原之志聞謀報君新立

趙盾專政諸大夫自相爭殺乃以羣臣計議欲加兵于鄭大夫范山

進曰晉君年幼其臣志在爭權不在諸侯亂于內者必不能治于外范山之料最是乘此

時出兵以爭北方誰能當者穆王大悅使闞越椒爲大將薦賈副之

帥車三百乘伐鄭自引兩廣精兵屯于狼淵地在潁川以爲聲援別遣息

公子朱爲大將公子茂副之帥車三百乘伐陳且說鄭穆公聞

兵臨境急遣大夫公子堅公子虜愾樂耳三人引兵拒于境上囑

以固守勿戰別遣人告急于晉越椒連日挑戰鄭兵不出薦賈密言

于越椒曰自城濮之後鄭兵久不至鄭矣鄭人恃有晉救不與我戰

乘晉之未至誘而擒之可以雪往日之恥此時楚尚慮晉至齊宋弒君晉不能討遂被楚人看

了輕不然遷延日久諸侯畢集恐復如子玉故事將奈何越椒曰今欲

誘之當用何計薦賈附耳曰必須如此恁般越椒從其謀乃傳令軍

中言糧食將缺可於村落掠取以供食用自於帳中鼓樂飲酒每日

至夜半方散有人傳至狼淵趙穆王疑鬪越椒玩敵欲自往督戰范

山曰伯羸

為賈字

智士此必有計不出數日捷音當至矣再說公子堅

等見趙兵不來搦戰心中疑慮使人探聽回言趙兵四出擄掠為食

鬪元帥中軍曰逐鼓樂飲酒酒後謾罵言趙人無用不堪廝殺公子

堅喜曰趙兵四出擄掠其營必虛趙將鼓樂飲酒其心必懈若夜劫

其營可獲全勝公子厯樂耳皆以為然是夜結束飽食公子厯欲分

作前中後三隊次第而進公子堅曰劫營與對陣不同乃一時襲擊

之計可分左右不可分前後也於是三將並進將及趙營遠遠望見

燈燭輝煌笙歌繚亮公子堅曰伯芬叔命合休矣麾車直進趙軍全

不抵當公子堅先衝入寨中樂人四散奔走惟越椒呆坐不動上前

看時喫一大驚乃是東草為人假扮作越椒模樣公子堅急叫中計

退出寨前忽聞寨後砲聲大震一員大將領軍殺來大叫鬪越椒在

此公子堅奔走不迭會合公子廙及樂耳二將做一路逃奔行不一里對面砲聲又起却是蔣賈預先埋伏一枝軍馬在於中路邀截兵前有蔣賈後有越椒首尾夾攻兵大敗公子廙樂耳先被擒公子堅捨命來救馬蹶車覆亦爲兵所獲穆公懼謂羣臣曰三將被擒救不至如何羣臣皆曰勢甚盛若不乞降早晚打破城池雖亦無如之何矣穆公乃遣公子豐穆公至營謝罪納賂求和誓不再叛越椒使人請命於穆王穆王許之乃釋公子堅公子廙樂耳三人之囚放還國穆王傳令班師行至中途公子宋伐兵敗副將公子蔑爲所獲打從狼淵一路來見穆王請兵復仇穆王大怒正欲加兵于忽報有使命送公子蔑還上書乞降穆王折書看之畧曰

寡人朔攘地褊小未獲接待君王之左右蒙君王一旆訓定邊人

愚莽獲罪于公子朔惶悚寢不能寐敬使一介具車馬致之大國

朔願終依宇下以求廕庇惟君王辱收之

穆公笑曰懼我討罪是以乞附可謂見幾之士矣乃淮其降傳檄

徵取鄭陳二國之君同侯以冬十月朔於厥貉朱地取齊相會却說

晉趙盾因鄭人告急遣人約宋魯衛四國之兵一同救鄭未及鄭

境聞鄭人降楚師已還又聞陳亦降宋大夫華耦魯大夫公子

遂俱請伐鄭趙盾曰我實不能馳救以失二國彼何罪焉不如退

而修政不責鄭可也并不責陳則不是矣趙盾只爲內多慮而外畏楚故權詞耳乃班師髡翁有詩嘆云

誰專國柄主諸侯 却令荆蠻肆蠢謀

今日鄭陳連臂去 中原伯氣黯然收

再說侯朔與鄭伯蘭於秋末齊至魯地侯穆王駕到相見禮畢

穆王問曰原訂厥貉相會如何逗遛此地陳侯鄭伯齊聲答曰蒙君

東周列國志 卷之十一

王相約誠恐後期獲罪故預于此地奉候隨行穆王大喜忽謀報

侯甲午已先到厥貉境上穆王遂同○二君登車疾走○侯迎穆

王于厥貉以臣禮見再拜稽首○侯○伯大驚私語曰○

屈體如此○必以我爲慢矣乃相與請于穆王曰君王稅駕于此○

君不來參謁君王可以伐之穆王笑曰孤之頓兵于此正欲爲伐○

計也早有人報入○國時○成公王臣曰卒子昭公杵臼已立三年

信用小人疎斥公族穆襄○宋先若穆之黨作亂殺司馬公子目司城

蕩意諸奔○國大亂賴司寇華衞事調停國事請復意諸之官國

以租安至是聞○合諸侯于厥貉有窺○之意華衞事請于○公曰

臣聞小不事大國所以亡今○臣服○所不得者○耳請先往迎

之若待其見伐然後請成無及也○公以爲然乃親造厥貉迎謁○

王且治田獵之具請較獵于孟諸之數穆王大悅○侯請爲前隊開

路因公爲右陣伯爲左陣蔡侯爲後隊相從穆王出獵陳朱鄭

蔡儼祭

帝楚而臣僕自君矣安得不思相父哉穆王出令命諸侯從田者於侵晨駕車車中各

載燧以備取火之用合圍良久穆王馳入右師偶趕逐羣狐狐入深

窟穆王回顧宋公取燧薰之車中無燧可馬申無良奏曰宋公違

令君不可以加刑請治其僕乃叱宋公之御者撻之三百以儆于諸

侯儼然臣屬公大愆此周頃王二年事是時楚最強橫遣鬪越椒

行聘于宋儼然以中原伯主自待晉不能制也周頃王四年康

公集羣臣議曰寡人銜令狐之恨五年于茲矣今趙盾誅戮大臣不

修邊政晉交臂事晉莫能謀其弱可知此時不伐晉更何

待乎諸大夫皆曰願効死力康公乃大閱車徒使孟明居守拜西乞

術爲大將曰乙丙副之士會爲參謀出車五百乘浩浩蕩蕩濟河而

東攻羈晉各晉拔之趙盾聞報急爲應敵之計自將中軍遷上軍大

夫苟林父爲中軍佐以補先克之缺用提彌明爲車右使卻缺代箕
鄭父爲上軍元帥盾有從弟趙穿乃圖襲公之愛壻自請爲上軍之
佐盾曰汝少年好勇未曾經練姑待異日乃用與駢爲之使壘盾爲
下軍元帥補先蔑之缺胥臣之子胥申爲副補先都之缺趙穿又自
請以其私屬附於上軍立功報効趙盾許之

既不用之却又許其以私屬附軍左矣

軍

中欽司馬韓子與之子韓厥自幼育於趙盾之家長爲門客賢而有
才盾乃薦於靈公而用之三軍方出絳城甚是整肅行不十里忽有
乘車冲入中軍韓厥使人問之御者對曰趙相國忘攜飲具奉軍令
來取特此追送韓厥怒曰兵車行列已定豈容乘車擅入法當斬御
者涕泣曰此相國之命也韓厥曰厥忝爲司馬但知有法不知有
相國也

賢才得用必有自見處

斬御者而毀其車請帥言於趙盾曰相國舉韓

厥而厥戮相國之車此人負恩不可用趙盾微笑即使人召韓厥

諸將以盾必辱厥以報其怨厥既至盾乃降席而禮之曰吾聞事君
者比而不黨子能執法如此不負吾舉矣勉之趙盾此舉頗有相度厥拜謝而

退盾又謂諸將曰他日執晉政者必厥也韓氏其將昌矣晉師營於

河曲以河水曲處得名在河東蒲坂縣南與駢獻策曰晉師蓄銳數年而爲此舉其鋒

不可當請深溝高壘固守勿戰彼不能持久必退退而擊之勝可萬

全從來爲主而御強敵者多用此法趙盾從其計晉康公求戰不得問計於士會士

會對曰趙氏新任一人姓與名駢此人廣有智謀今日堅壁不戰蓋
用其謀以老我師也庶子趙穿晉先君之愛婿聞其求佐上軍趙孟

不從而用駢穿意必然懷恨今趙孟用駢之謀穿必不服故自以私

屬從行其意欲奪與駢之功也若使輕兵挑其土軍卽與駢不出趙

穿必恃勇來追真有料事之才因之以求一戰不亦可乎秦康公從其謀乃

使白乙丙率車百乘襲晉上軍挑戰卻缺與與駢俱堅持不動趙穿

庚子年國志卷之十一

聞**秦**兵掩至卽率私屬百乘出迎白乙丙回車便走車行甚速**秦**

追十餘里不及而返怪吏駢等不肯協力同追乃召軍吏大罵曰

糧被甲水欲求戰今敵來而不出擊豈上軍皆婦人乎軍吏曰主帥

自有破敵之謀不在今日穿復大罵曰鼠輩有何深謀直是畏死耳

別人怕**秦**我趙穿偏不怕我將獨奔**秦**軍拚死一戰以雪堅壁之耻

堅壁有何可遂驅車復進呼號於眾曰有志氣者都跟我來三軍莫

耻殊為可笑這等好漢沒甚可取應惟有下軍副將胥申嘆曰此人真正好漢吾當助之正

欲出軍却說上軍元帥卻缺卽使人以趙穿之事報知趙盾盾大驚

曰狂夫獨出必為**秦**擒不可不救也乃傳令三軍一時並出與**秦**交

戰再說趙穿馳入**秦**壁白乙丙接往交鋒約戰三十餘合彼此互有

殺傷西乞術方欲夾攻見對面大軍齊至兩下不敢混戰各鳴金收

軍趙穿回至本陣問於趙盾曰我欲獨破**秦**軍為諸將雪耻何以鳴

鼓

金之驟也盾曰秦大國未可輕敵當以計破之穿曰用計用計喫了

一肚子好氣

大似西遊記借八戒口中語

言猶未畢報秦國有人來下戰書趙盾

使與駢接之使者將書呈上與駢轉呈於趙盾盾啟而觀之書曰兩

國戰士皆未有缺請以來日決一勝負盾曰謹如命使者去後與駢

謂趙盾曰秦使者口雖請戰然其目徬徨四顧似有不寧之狀始懼

我也夜必遁矣請伏兵於河口乘其將濟而擊之必大獲全勝

大是好計

趙盾曰此計甚妙正欲發令埋伏盾申聞其謀告於趙穿穿遂與盾

甲同至軍門大呼曰眾軍士聽吾一言我晉國兵強將廣豈在西秦

之下秦來約戰已許之矣又欲伏兵河口爲掩襲之計是豈大丈夫

所爲耶趙盾聞之召謂曰我原無此意勿得撓亂軍心也秦謀者探

得趙穿和胥申軍門之語乃連夜遁走復侵入瑕邑

近華陰縣出桃林塞

自薄而歸趙盾亦班師回國治洩漏軍情之罪以趙穿爲君堦且是

從弟特免其議

以遠爾宗免罪國法掃地矣

專委罪于胥申削其官爵逐去衛國

安置人口曰季

字臣

之功不可斬也仍用胥甲之子胥克爲下軍佐

聃仙有詩議趙盾之不公詩云

同呼軍門罪不殊

獨將胥申正刑書

相君庇族非無意

請把桃園問董狐

桃園事是後

周頃王五年趙盾懼秦師復至使大夫詹嘉居瑕邑以守桃林之塞

史駢進曰河曲之戰爲秦畫策者士會也此人在秦吾輩豈能高枕

而臥耶趙盾以爲然乃於諸浮地之別館大集六卿而議之那六卿

趙盾卻缺欒盾荀林父史駢胥克是日六卿畢至趙盾開言曰今狐

射姑在秦士會在秦二人謀害晉國當何策以待之荀林父曰請召

射姑而復之射姑堪境外之事且子犯舊勲宜延其賞卻缺曰不然

射姑雖係宿勲然有擅殺大臣之罪若復之何以儆將來乎不如召

士會

畢竟有才識人所見者正

士會柔順而多智且奔

秦非其罪也

狄遠而

欲除害先去其助言召士會者是趙盾曰秦方寵任士會請之必

不從何計而可復之與駢曰駢所善一人乃臣畢萬之孫名壽餘卽

魏犢之從了也見今食邑于魏雖在國中帶各世爵未有職任此人

頗能權變要招來士會只在此人身上乃附趙盾之耳曰如此恁般

何如盾大喜曰煩吾子爲我致之六卿旣散與駢卽往叩壽餘之

門壽餘相迎坐定與駢請至密室以招士會之策告於壽餘壽餘應

允與駢回復了趙盾次早趙盾奏知靈公言人屢次侵晉宜令河

東諸邑宰各各團練甲伍結寨於黃河岸口輪番戍守並責成食采

之人往督其事倘有失利卽行削奪庶肯用心防範靈公准奏趙盾

又曰魏大邑也魏倡之諸邑無敢不從矣乃以靈公之命召魏壽餘

使督責有司團兵出戍壽餘奏曰臣蒙主上錄先世之功衣食大縣

從未知軍旅之事况河上綿延百餘里處處可濟暴露軍士守之無益趙盾怒曰小臣何敢撓吾大計限汝三日內取軍籍呈報再若抗違正當軍法壽餘嘆息而出回家悶悶不悅妻子叩問其故壽餘曰趙盾無道欲我督戍河口何日了期你可收拾家資隨我往秦國從士會去可也分付家人整備車馬是夜索酒痛飲以進饌不潔鞭膳夫百餘猶恨恨不絕言欲殺之膳夫奔趙盾首告壽餘欲叛晉奔秦之事趙盾使韓厥帥兵往捕之厥放走壽餘只擒獲其妻子下於獄耳小小苦肉計用壽餘連夜往奔秦國見秦康公告訴趙盾如此恁得死輕不覺般強橫無道妻子陷獄某孤身走脫特來投降康公問士會真否士會曰晉人多詐不可信也若壽餘果真降當以何物獻功壽餘于袖中出一文書乃是魏邑土地人民之數獻于康公曰明公能收壽餘願以食采奉獻康公又問士會魏可收否壽餘以目盼士會且躡其

足士會雖奔在**秦**然心亦思**晉**見壽餘如此光景陰會其意乃對曰

秦棄河東五城爲姻好也懷公居于秦秦以五城歸之今兩國治兵相攻數年不

息攻城取邑惟力是視河東諸城無大于魏者若得魏而據之以漸

收河東之地亦是長策只恐魏有司懼**晉**之討不肯來歸耳壽餘曰

魏有司雖**晉**臣實魏氏之所蒞昔明公率一軍屯於河西遙爲聲援

臣力能致之**秦**康公顧士會曰卿熟知**晉**事須同寡人一行乃拜西

乞術爲將士會副之親率大軍前進既至河口安營了畢前哨報河

東有一枝軍屯劄不知何意壽餘曰此必魏人間有**秦**兵故爲備耳

彼未知臣之在**秦**也誠得一東方之人熟知**晉**事者與臣先往諭以

禍福不愁魏有司不從康公命士會同往士會頓首辭曰**晉**人虎狼

之性暴不可測倘臣往諭而從是國家之福也萬一不從拘執臣身

君復以臣不堪事之故加罪于臣之妻孥無益于君而臣之身家枉

被其歿九泉之下可追悔乎

雖是詐謀却說得人情入理先妙在分音人虎狼不測善惡令人自然入其彀

中康公不知士會為詐乃曰卿宜盡心前往若得魏地重加封賞倘

被晉人拘留寡人當送還家口以相表與之情與士會指黃河為誓

秦大夫繞朝諫曰士會晉之謀臣此去如巨魚縱壑必不來矣君奈

何輕信壽餘之言而以謀臣資敵乎康公曰此事寡人能任之卿其

忽疑然稍馬不失為厚况先士會同壽餘辭康公而行繞朝慌忙

駕車追送以皮鞭贈士會繞朝人曰子莫欺秦國無智士也但主公

不聽吾言耳子持此鞭馬速回遲則有禍士會拜謝遂馳車急走史

臣有詩云

策馬揮衣古道前

殷勤贈友有長鞭

休言秦國無各士

爭奈康公不納言

士會等渡河而東未知何如歸晉再看下回分解

第四十九回

公子鮑厚施買國

齊懿公竹池遇變

士會雖以詐術而還晉然勸以息兵講和各守四境兩國數十年各享其安則其有功于二國亦極不小可以告無愧矣

齊懿得國既不以正而又恣行無道取怨臣民竹池之變正是天道

齊宋雖同是弑君而其中却有分別宋昭失禮于祖母疎遠公族狎昵嬖臣怠棄政事公子鮑賢仁著于臣民之口恩惠中于臣民之心國人願戴因而定之猶爲有所解說若齊懿則殺無罪之幼主旣囚國母而并及天子之使且加以甚惡之名又擅興兵眾以虐鄰國其惡大矣晉爲主盟不此之討而誰討乎乃

受賂而還尙何足以嗣伯哉

蜀先主戒張桓侯曰卿好鞭撻健兒又令侍從左右此取禍之道也後桓侯竟爲范張所刺竊嘆英主識見無微不燭夫鞭撻小怨竟致取禍殺身况別人死父之足漁色而奪人妻同在血氣之中安有不抱怨入骨者而齊懿乃偏不用他人而獨用那閻二人隨後豈其罪惡已重天欲假手二子故奪其魄耶

魯雖弱國而所持以爲安固者秉周禮也公孫敖爲弟求婦見其美而自納之倫理滅矣而魯文不如其罪反作和事老人所謂秉禮者安在此所以終于不振遂致滅亡也

話說士會同壽餘濟了黃河望東而行未及里許只見一位年少將軍引著一隊軍馬來迎在車上欠身曰隨季別來無恙士會近前視之那將軍姓趙名朔乃趙相國盾之子也三人下車相見士會問其

來意朔曰吾奉父命前來接應吾子還朝後而復有大軍至矣當下
一聲砲響車如水馬如龍簇擁士會同壽餘一齊去了秦康公使人
隔河瞭望回報康公大怒便欲濟河伐晉前哨又報探得河東復有
大軍到來大將乃是荀林父卻缺二人西乞術晉既有大軍接應
必不容我濟河不如歸也乃班師荀林父等見秦軍已去亦還晉國
士會去秦三載今日復進絳城不勝感慨入見靈公伏地謝罪靈公
曰卿無罪也使列於六卿之間趙盾嘉魏壽餘之勞言于靈公賜車
十乘秦康公使人送士會之妻孥于晉這等方是真正厚道曰吾不負黃河之
誓也士會感康公之義致書稱謝且勸以息兵養民各保四境康公
從之自此秦不交兵者數十年周頃王六年崩太子班即位是爲
匡王卽晉靈公之八年也時楚穆王薨世子旅嗣位是爲莊王趙盾
以晉新有喪乘此機會思復先世盟主之業不論自己政事如何只乘他人之際幹得甚

事乃大合諸侯于新城宋地昭公杵臼魯文公興陳靈公平國成

公鄭鄭穆公蘭許昭公錫我並至會所宋陳鄭三國之君各訴前日

從楚之情出于不得已趙盾亦各各撫慰諸侯始復附于晉惟蔡侯

附楚如故不肯赴會趙盾使卻缺引兵伐之蔡人求和討賤小人乃

還齊昭公潘本欲赴會適患病未及盟期昭公遂薨太子舍即位其

母乃魯公女叔姬謂之昭姬昭姬雖爲昭公夫人不甚得寵世子舍

才望庸常亦不爲國人所敬重公子商人齊桓公之妾密姬所生素

有篡位之志賴昭公待之甚厚此念中沮崙俟昭公死後方舉大事

昭公末年召公子元衛少姬所生于齊任以國政商人忌公子元之賢意

欲結納人心乃盡出其家財周恤貧民如有不給借貸以繼之百姓

無不感激又多聚死亡在家朝夕訓練出入跟隨及世子舍即位適

彗星出于北斗商人使人占之曰宋齊晉三國之君皆將死亂商人

曰亂者非我而誰

好命

命死士卽於喪幕中刺殺世子舍商人以

公子元年長乃僞言曰舍無人君之威不可居大位吾此舉爲兄故

也公子元大驚曰吾知爾之求爲君也久矣何乃累我我能事爾爾

不能事我也但爾爲君以後得容我爲國匹夫以壽終足矣

益因其相

讓而恐其後日之疑忌而圖之也

商人卽位是爲懿公子元心惡商人之所爲閉門

托病并不入朝此乃是公子元的好處且說昭姬痛其子死于非命

日夜悲啼懿公惡之乃囚於別室節其飲食昭姬陰賂宮人使通信

于魯魯文公畏齊之強命大夫東門遂如魯告於匡王欲借天子恩

寵以求釋昭姬之囚匡王命單伯往魯謂懿公曰旣殺其子焉用其

母

伯單說語亦太徑直豈恃其爲天子之臣耶

何不縱之還魯

以明齊之寬德懿公諱

殺

舍之事聞殺子之語面頰發赤

可見艱難

嘿然無語單伯退就客館懿

公遷昭姬于他宮使人誘單伯曰寡君子國母末之敢慢况承天子

降諭敢不承順吾子何不謁見國母使知天子眷顧宗國之意單伯

只道是好話遂駕車隨使者入宮謁見昭姬昭姬垂涕畧訴苦情單

伯尙未及答不虞懿公在外掩至大罵曰單伯如何擅入吾宮私會

國母欲行苟且之事即寡人卽訟之天子遂并單伯拘禁與昭姬各

囚於一室

雖是齊懿好計然以外人而與寡君之國母相會聚談于禮却亦欠顧單伯亦未之思耶恨

人以王

命壓之與兵伐**魯**論者謂懿公弑幼主囚國母拘天使虐鄰國窮凶

極惡天理豈能容乎但當時高國世臣濟濟在朝何不奉子元以聲

商人之罪而乃縱其凶惡絕無一言時事至此可嘆矣有詩云

欲圖大位欺孤主先散家財買細民

堪恨朝中綬若名也隨市井媚凶人

魯使上卿季孫行父

公子友之子

如**魯**告急**魯**趙盾奉靈公合**宋****衛****陳**

鄭**曹**

其八國諸侯聚于扈地商議伐**齊****齊**懿公納賂於**晉**且釋單

伯還周昭姬還諸侯遂散歸本國晉不果伐齊亦使公子遂

納賂於齊以求和不在話下却說襄夫人王姬乃周襄王之女兒

宋成公王臣之母昭公杵臼之祖母也昭公自為世子時與公子卬

公孫孔叔公孫鍾離三人以田獵遊戲相善既即位惟三人之言是

聽不任六卿不朝祖母疎遠公族怠棄民事日以從田為樂此五句

昭亡身司馬樂豫知宋國必亂以其官讓于公子卬司城公孫壽公

蕩之亦慮禍及告老致政昭公卽用其子蕩意諸嗣為司城之官襄

夫人王姬老而好淫昭公有庶弟公子鮑美艷勝於婦人襄夫人心

愛之醉以酒因逼與之通公子鮑力拒得免然襄夫人終有心遂欲

廢昭公而立公子鮑昭公畏穆襄之族太盛穆公襄公與公子卬等

謀逐之王姬陰告於二族遂作亂圍公子卬公孫鍾離二人於朝門

而殺之司城蕩意諸懼而奔公子鮑素能敬事六卿至是同在國

諸卿與二族講和不究擅殺之罪召蕩意諸於魯復其位公子鮑聞

魯公子商人以厚施買眾心得篡魯位乃效其義為亦散家財以周

給貧民昭公七年宋國歲飢公子鮑盡出其倉廩之粟以濟貧者

君之不幸却又敬老尊賢凡國中年七十以上月致粟帛加以飲食

珍味使人慰問安否其有一才一藝之人皆收致門下厚糈管待公

卿大夫之門月有饋送宗族無親疎凡有吉凶之費傾囊助之

撫恤其臣民乃使他人得昭公八年宋復大飢公子鮑倉廩以竭襄

夫人盡出宮中之藏以助之施舉國無不頌公子鮑之仁

而百姓却已陰受其福此所謂以惡心而行善事者也宋國之人不論親疎貴賤人人願得公

子鮑為君公子鮑知國人助已密告於襄夫人謀弑昭公襄夫人曰

開梓臼將獵於孟諸

宋地名

之藪乘其駕出我使公子須

鮑之同母弟

閉門

子帥國人以攻之無不克矣鮑依其言司城蕩意諸頗有賢名公子

鮑素敬禮之至是聞襄夫人之謀以告昭公曰君不可出獵若出獵

恐不能返意諸不以敬禮之故遂昭公曰彼若為逆雖在國中其能

免乎乃使右師華元華元好男子左師公孫友公孫友之子居守遂盡載府庫之

寶與其左右以冬十一月望孟諸進發纔出城襄夫人召華元公孫

友留之宮中而使公子須閉門公子鮑使司馬華耦號於軍中曰襄

夫人有命今日扶立公子鮑為君吾等除了無道昏君共戴有道之

主眾議以為何如軍士皆踴躍曰願從命厚施之故國人亦無不樂從雖

用錢買來邦也費得勾了華耦率眾出城追趕昭公昭公行至半途聞變蕩意諸

勸昭公出奔他國以圖後舉昭公曰上自祖母下及國人無不與寡

人為仇諸侯誰納我者與其死於他國寧死於故鄉耳乃下令停車

沿餐使從遊者皆飽食食畢昭公謂左右曰罪在寡人一身與汝等

何與汝等相從數年無以為贈今國中寶玉俱在於此分賜汝等各

自逃生毋與寡人同死也左右皆哀泣曰請君前行倘有追兵我等願拚死一戰昭公曰徒殺身無益也寡人死於此汝等勿戀寡人少頃華耦之兵已至將昭公圍住口傳襄夫人之命單誅無道昏君不關眾人之事昭公急麾左右奔散者大半惟蕩意諸仗劍立於昭公之側華耦再傳襄夫人之命獨召意諸意諸嘆曰爲人臣而避其難雖生不如死到底是好漢子華耦乃操戈直逼昭公蕩意諸以身蔽之挺劍格鬪眾軍民齊上先殺意諸後殺昭公左右不去者盡遭屠戮傷哉史臣有詩云

昔年華督弑殤公

華耦今朝又助凶

賊子亂臣原有種

薔薇桃李不相同

華耦引軍回報襄夫人右師華元左師公孫友等合班啟奏公子鮑仁厚得民宜嗣大位遂擁公子鮑爲君是爲文公華耦朝賀畢回家

患心疼暴卒

其心已壞安得不疼

文公亮蕩意諸之忠用其弟蕩虺爲司馬以

代華鳩母弟公子須爲司城以補蕩意諸之缺趙盾聞宋有弑君之

亂乃命荀林父爲將合晉陳鄭之師伐宋宋右師華元至晉軍備陳

國人願伐公子鮑之情且斂金帛數車爲犒軍之禮求與晉和荀林

父欲受之鄭穆公曰我等鳴鐘擊鼓以從將軍于宋討無君也若許

其和亂賊將得志矣荀林父曰齊宋一體也吾已寬齊安得獨誅宋

乎

齊罪浮于宋齊且寬矣商况宋乎

且國人所願因而定之不亦可乎

此句却說得是遂與宋華元盟定文公之位而還鄭穆公退而言曰晉惟賂是貪有名無

實不能復伯諸侯矣王新立將有事於征代不如棄晉從楚可以

自安乃遣人通疑于晉亦無如之何也髯仙有詩云

仗義除殘是伯淵

典師翻把亂臣扶

商人無恙鮑安位

笑殺中原少丈夫

再說齊懿公商人賦性貪橫自其父桓公在位時曾與大夫邴原爭

田邑之界桓公使管仲斷其曲直管仲以商人理曲將田斷歸邴氏

商人一向銜恨于心及其弑舍而自立乃盡奪邴氏之田又恨管仲

黨于邴氏亦削其封邑之半管氏之族懼罪逃奔魯國子孫遂仕于

魯懿公猶恨邴原不已時邴原已死知其墓在東郊因出獵過其墓

所使軍士掘墓出其屍斷其足邴原之子邴歆音隨侍左右懿公問

曰爾父與合斷足否刑人之死父而乃問其子之怨否真是胸中有學問人卿得無怨寡人乎

歆應曰臣父生免刑誅已出望外况此朽骨臣何敢怨懿公大悅曰

卿可謂幹蠱之子矣乃以所奪之田還之邴歆請掩其父懿公許之

復購其國中美色淫樂惟曰不足有人譽大夫閻職之妻甚美此人必是

與閻職有仇者因元旦出令凡大夫內子俱令朝手中宮閻職之妻亦在其

內懿公見而悅之因留宮中不遣之歸謂閻職曰中宮愛爾妻爲伴

甘別駁也閻職敢怒而不敢言齊西南門有地名申池池水清潔可

池旁竹木甚茂時夏五月懿公欲往申池避暑乃命邴歆御車閻

職驂乘右師華元私諫曰君則邴歆之父納閻職之妻此二人者安

知不銜怨于君此白是情理必然不必令持達之見而後知之也而君乃親近之國臣中未

嘗缺員何必此二人也懿公曰二子未嘗敢怨寡人也惟是不怨卿報仇方穩

勿疑乃駕車游于申池飲酒甚樂懿公醉甚苦熱命取繡榻置竹林

密處臥而乘涼邴歆與閻職浴于申池之中邴歆恨懿公甚深每欲

弑之以報父仇未得同事之人知閻職有奪妻之怨欲與商量而難

于啟口因在池中同浴心生一計故意以折竹擊閻職之頭職怒曰

奈何欺我邴歆帶笑言曰奪汝之妻尚然不怒一擊何傷乃不能忍

耶有心桃人之言入耳日有不回處閻職已得而度之矣閻職曰失妻雖吾之耻然視別父之

屍輕重何如子忍于父而責我不能忍于妻何其昧也閻職亦是有心之言正是

相對 邴歎曰我有心腹之言正欲語子一向隱忍不言惟恐子已忘

前耻吾雖言之無益于事耳閻職曰人各有心何曰忘之但恨力不

及也邴歎曰今凶人醉臥竹中從速者惟吾二人此天遣我以報復

之機時不可失閻職曰子能行大事吾當相助二人拭體穿衣相與

入竹林中看時懿公正在熟睡鼯息如雷內侍守于左右邴歎曰主

公酒醒必覓湯水汝輩可預備以待內侍往備湯水閻職執懿公之

手邴歎扼其喉以佩劍刎之頭墜于地看殺得容易便可二人扶其

屍藏于竹林之深處棄其頭于池中懿公在位纔四年耳內侍取水

至邴歎謂之曰商人弑君而立圖先君使我行誅公子元賢孝而立

為君也左右等唯唯不敢出一言邴歎與閻職駕車入城復置酒痛

飲歡呼相慶高虎有人報知上卿高虎國歸父整仲曰盡討

其罪而戮之以戒後人國歸父曰弑君之人吾不能討而人討之又

其罪而戮之以戒後人國歸父曰弑君之人吾不能討而人討之又

何罪焉邴闇二人飲畢命以大車裝其家資以駢車截其妻子行出南門家人勸使東馳邴歎曰商人無道國人方幸其死吾何懼哉徐徐而行俱往國去訖高傾與國歸父聚集羣臣商議請公子元爲君是爲惠公髯翁有詩云

仇人豈可與同遊

密近仇人仇報仇

不是逆臣無遠計

天教二憾逞凶謀

話分兩頭却說國文公名興乃僖公嫡夫人聲姜齊桓公女之子於國襄

王二十六年嗣位文公娶國昭公女姜氏爲夫人生二子曰惡曰視

其嬖妾國女敬嬴亦生二子曰接曰叔四子中惟接年長而惡乃

嫡夫人所生故文公立惡爲世子時國國任用三桓爲政孟叔季三氏皆桓公

裔孟孫氏曰公孫敖生子曰穀曰難叔孫氏曰公孫茲生子曰叔仲

彭生曰叔孫得臣文公以彭生爲世子太傅季孫氏曰季無佚乃季

友之子無佚生行父即季文子也

圖莊公有庶子曰公子遂亦曰仲

遂住居東門亦曰東門遂自僖公之世已與三桓一同用事論起輩

數公孫敖與仲遂為再從兄弟季孫行父又是下一輩了因公孫敖

得罪于仲遂客死于外故孟孫氏失權反是仲氏叔孫氏季孫氏三

家為政且說公孫敖如何得罪敖娶**圖**女戴已為內子即穀之母其

姊聲已即難之母也戴已病卒敖性淫復往聘已氏之女**圖**人辭曰

聲已尚在當為繼室敖曰吾弟仲遂未娶即與遂納聘可也**圖**人許

之**圖**文公七年公孫敖奉君命如**圖**修聘因順便為仲遂迎女及鄆

陵地敖登城而望見已氏色甚美是夜竟就已氏同宿自娶歸家全

人倫竟是禽獸仲遂見奪其妻大怒訴于文公請以兵攻之叔仲彭生諫曰

不可臣聞之兵在內為亂在外為寇幸而無寇可啟亂乎文公乃召
公孫敖使退還已氏于**圖**以擇仲遂之憾如此說和敖與遂兄弟講

和如故敖一心思念已氏至次年奉命如周奔襄王之喪不至京師
竟攜弔幣私往魯國與已氏夫婦相聚魯文公亦不追究立其子穀
主孟氏之祀其後敖忽思故國使人言子穀穀轉請于其叔仲遂遂
曰汝父若欲歸必依我三件事乃可無入朝無與國政無攜帶已氏
穀使人回復公孫敖急于求歸欣然許之敖歸魯三年果然閉戶
不出忽一日盡取家中寶黃金帛復往魯國孟孫穀想念其父踰年
病死其子仲孫蔑魯子孟尚幼乃立孟孫難爲卿未幾已氏卒公孫敖
復思歸魯悉以家財納于文公并及仲遂使其子難爲父請命文公
許之遂復歸至魯病不能行死于堂阜孟孫難固請歸其喪于魯難
乃罪人之後又權主宗祀以待仲蔑之長所以不甚與事季孫行父
讓仲遂與彭生得臣是叔父行每事不敢自尊而彭生仁厚居師傅
之任得臣屢掌兵權所以仲遂得臣二人尤當權用事敬嬴恃文公

周文公志 卷之十一
這恨其子不得爲嗣乃以重賂交結仲遂因以其子接托之曰異

有爲君魯國當與子共之仲遂感其相托之意有心要推戴公

念叔仲彭生乃是世子惡之傅必不旨同謀而叔孫得臣性貪

可以利動不論何等人什麼事只時時以敬嬴所賜分贈之曰

齊氏夫人命我贈子者又使公子接時時詣得臣之門謙恭請教

得臣亦心向之周匡王四年齊文公之十有八年也是年春文公

如世子惡主喪卽位各國皆遣使弔問時齊惠公元新卽大位欲反

商人之暴政特特遣人至齊會文公之葬仲遂謂叔孫得臣曰齊魯

世好也桓僖二公歡若兄弟孝公結怨延及商人遂爲仇敵今公子

元新立我國未曾致賀而彼先遣人會葬此修好之美意不可不往

謝之此論自是正理若無後乘此機會結齊爲援以立公子接此一

策也叔孫得臣曰子去我當同行畢竟二人如齊齊商量出其事來

再看下回分解

第五十回

東門遂援立子接

趙宣子桃園強諫

子接與叔勝一母之弟而立心行事較若天壤可見人以世論之語不確

楚莊亦算有爲之主而初卽位時却像全無知識者然正不知其胸中是何主見當時若無蘇從之諫豈將以逸樂終其身乎此時爲賈現在卿位却無一言殊令人不解

哀樂人之常情喜樂而惡哀自然之理也若人之傷慘號呼最是不忍見聞之事縱天性殘忍者不動其心亦已過矣乃又以爲樂豈復有人理哉

晉靈聞趙盾之諫而慚以袖掩面是猶可與爲善者其許多過惡多是屠岸賈助成之耳趙盾爲執政之臣若以計去君側之邪佞未必不可挽回乃效諫臣行事欲以口舌格君此所謂截流而不知窮源者也不特無益反受其殃惜哉

殺臣不以罪已不成其爲君若使刺客則類乎盜賊之所爲矣乃至於使犬此直與禽爲伍矣尙何君臣之足云乎

德無大小困者甚則其感深如趙盾之于靈輒不過一飯耳而乃食其救命之報雖靈輒有君子之風亦由其受德在困甚之際也救盾之後乃不求報而去之則信乎有君子之道矣

鉅麀以刺客而死于仁義提彌明以僕夫而死于主人都是尙義高人可以敬可羨

話說仲孫遂同叔孫得臣二人如齊拜賀新君且謝會葬之情行禮

已畢國惠公賜宴因問及國國新君何以名惡世間嘉名頗多何偏

用此不美之字果然此各可笑仲遂對曰先寡君初生此子使太卜占之言

當惡死不得享國故先寡君名之曰惡欲以厭之果疑所占豈一名字可以厭者婆氣

可笑然此子非先寡君所愛也所愛者長子各接爲人賢孝能敬禮大

臣國人皆思奉之爲君但壓于嫡耳借人說話最是小人長技惠公曰古來亦有

立子以長之義况所愛乎叔孫得臣曰國國故事立子以嫡無嫡方

立長先寡君狃于常禮置接而立惡國人皆不順焉上國若有意爲

魯改立賢君願結婚姻之好專事上國歲時朝聘不敢有闕惠公大

悅曰大夫能主持于內寡人惟命是從豈敢有違只圖利己不顧道理齊惠不成人

仲遂叔孫得臣請歃血立誓因設婚約惠公許之遂等既返謂季孫

行父曰方今魯業以替魯將復強彼欲以嫡女室公子接又是借人說話此

厚援不可失也行父曰嗣君魯侯之甥也魯侯有女何不室嗣君而

厚援不可失也行父曰嗣君魯侯之甥也魯侯有女何不室嗣君而

乃歸之公子乎仲遂曰國侯聞公子接之賢立心與接交權願爲甥

舅純是借人說話若夫人姜氏乃昭公之女桓公諸子相攻如仇敵故四世

皆以弟代兄彼不有其兄何有于甥好引証行父嘿然歸而嘆曰東門

氏將有他志矣仲遂家住東門故呼爲東門氏行父密告于叔仲彭

生彭生曰大位已定誰敢二心耶只怕未必殊不以爲意識淺而計疎仲

遂與敬嬴私自定計伏勇士于廡中使圉人爲報馬生駒甚良敬嬴

使公子接同惡與視住廡看駒毛色此豈人君所當親看耶勇士突起以木棍

擊惡殺之并殺視仲遂曰太傅彭生尙在此人不除事猶未了此人在

亦無甚用乃使內侍假傳嗣君有命召仲叔彭生入宮彭生將行其家臣

公冉務人素知仲遂結交宮禁之事疑其有詐止之曰太傅勿入入

必死彭生曰有君命雖死其可逃乎公冉務人曰果君命則太傅不

死矣若非君命而死死之何名說得木自明白彭生不聽務人牽其

袂而泣彭生絕袂登車

這個驥劣只算尋死

逕造宮中問嗣君何在內侍詭對

曰內廐馬生駒在彼闕之卽引彭生往廐所勇士復攢擊殺之埋其

屍于馬糞之中敬嬴使人告姜氏曰君與公子視被劣馬蹄齧俱死

矣姜氏大哭往廐視之則二屍俱已移出于宮門之外季孫行父聞

惡視之死心知仲遂所爲不敢明言私謂仲遂曰子作事太毒吾不

忍聞也仲遂曰此嬴氏夫人所爲與某無與行父曰若來討何以

待之仲遂曰若來往事已可知矣彼弑其長君尙不成討今二孺子

死又何討焉行父撫嗣君之屍哭之不覺失聲仲遂曰大臣當議大

事乃效兒女子悲啼何益行父乃收淚叔孫得臣亦至問其兄彭生

何在仲遂辭以不知得臣笑曰吾兄死爲忠臣是其至也何必諱哉

仲遂乃私告以屍處且曰今日之事立君爲急公子接賢而且長宜

嗣大位百官莫不唯唯

弑君立庶又殺大臣而人無敢如之何者威勢所積者久矣

乃奉公子接

爲君是爲宣公百官朝賀胡曾先生咏史詩云

外權內寵私謀合

無罪嗣君一旦休

可笑模稜季文子

三思不復有良謀

得臣掘馬糞出彭生之屍而殯之不在話下再說嫡夫人姜氏聞二子俱被殺仲遂扶公子接爲君搥胸大哭絕而復甦者幾次仲遂又獻媚于宣公引母以子貴之交尊敬嬴爲夫人百官致賀姜夫人不安于宮日夜啼哭命左右收拾車仗爲歸國之計仲遂僞使人留之曰新君雖非夫人所出然夫人嫡母也孝養自常不缺奈何向外家

寄活乎姜氏罵曰賊遂我母子何負于汝而行此慘毒之事今乃以

虛言留我鬼神有知決不汝宥也

人之受冤抱恨到人方無可奈何處往往重望於鬼神而鬼神又未

可全恃闕此不禁三嘆

姜氏不與敬嬴相見一逕出了宮門登車而去經過大

市通衢放聲大哭叫曰天乎天乎二孺子何罪婢子又何曰賊遂蔑

理喪心殺嫡立庶婢子今與國人永辭不復再至魯國矣路人聞者

莫不哀之多有泣下者是曰魯國爲之罷市因稱姜氏爲哀姜又以

出歸于魯謂之出姜出姜至魯與昭公夫人母子相見各訴其子之

冤抱頭而哭魯惠公惡聞哭聲另築室以遷其母子哭聲其實難聽齊惠好惡猶爲

得正出姜竟終于魯却說魯宣公同母之弟叔勝爲人忠直見其兄藉

仲遂之力殺弟自立意甚非之不往朝賀宣公使人召之欲加重用

勝堅辭不往有友人問其故勝曰吾非惡富貴但見吾兄卽思吾弟

謂惡是以不忍耳友人曰子旣不義其兄盍適他國乎勝曰兄未嘗

絕我我何敢于絕兄乎適宣公使有司候問且以粟帛贈之勝對使

者拜辭曰勝幸不至凍餓不敢費公帑使者再三致命勝曰俟有缺

乏當來乞取叔勝不以嬌嬌名高而辭賜之言今決不敢受也友人

曰子不受爵祿亦足以明志矣家無餘財稍傾饋遺以給朝夕饗殮

之資未爲傷廉并却之不已甚乎勝笑而不答友人歎息而去使者不敢留回復宣公宣公曰吾弟素貧不知何以爲生使人夜伺其所爲方桃燈織屨俟明早賣之以治朝餐惟其如此愈見其高宣公嘆曰此子欲學伯夷叔齊採首陽之薇耶吾當成其志可也勝至宣公末年方卒終其身未常受其兄一寸之絲一粒之粟久而不變方是真正有守嘗言兄之過史臣有贊云

賢哉叔彤

感時泣血

織屨自贖

于公不屈

頑民耻周

采薇甘絕

惟叔嗣音

从而不涅

一乳同枝

兄頑弟潔

形彼東門

言之污舌

國人高叔彤之義稱頌不置成公初年用其子公孫嬰齊爲大夫於是叔孫氏之外另有叔氏叔老叔弓叔輒叔鞅叔詣皆其後也此是

後話閣過一邊再說。周匡王五年爲宣公元年。正旦朝賀方畢。仲遂啟奏君內主尙虛。臣前與魯侯原有婚媾之約。事不容緩。宣公曰：誰爲寡人使？魯者仲遂對曰：約出自臣。臣願獨往。乃使仲遂如魯請婚。納幣遂於正月。至二月迎夫人姜氏以歸。因密奏宣公曰：魯雖爲甥舅。將來好惡未可測也。况國有大故者。必列會盟。方成諸侯臣會。與魯侯敵血爲盟約。以歲時朝聘。不敢有闕。益預以定位。囑之君必毋恤重賂。請魯爲會。若彼受賂而許會。因恭謹以事之。則兩國相親。有唇齒之固。君位安於泰山矣。宣公然其言。隨遣季孫行父往魯謝婚。致詞曰：寡君賴君之靈寵。獲守宗廟。恐恐焉懼不得列於諸侯。以爲君羞。君若惠顧寡君。賜以會好。所有不腆濟西之田。魯文公所以旣先君者。願效費於上國。惟君辱收之。魯惠公大悅。乃約魯君以夏五月會於平州之地。齊地在泰山牟縣西至期魯宣公先往。魯侯繼至。先

敕男甥之情再行兩君相見之禮仲遂捧濟西土田之籍以進齊侯

並不推辭是其本意安肯推辭事畢宣公辭齊侯回齊仲遂曰吾今日始安枕

而卧矣自此齊或朝或聘君臣如齊始無虛日無令不從無役不共

至齊惠公晚年感齊侯承順之意仍以濟西田還之此是後話話分

兩頭却說定莊王旒卽位五年不出號令曰事田獵及在宮中惟曰

夜與婦人飲酒爲樂如何有這許多精神又且耐外虧他虧他懸令於朝門曰有放諫者

死無赦大夫申無畏入謁莊王右抱節姬左抱琴女踞坐於鐘鼓之

間問曰大夫之來欲飲酒乎聞樂乎抑有所欲言也申無畏曰臣非

飲酒聽樂也適臣行於郊有以隱語進臣者臣不能解願聞之於大

王莊王曰噫是何隱語而大夫不能解盍爲寡人言之申無畏曰有

大鳥身被五色止於定之高阜三年矣不見其飛不聞其鳴不知此

何鳥也雖是隱語却是易辭莊王知其諷已笑曰寡人知之矣是非凡鳥也三

年不飛飛必冲天三年不鳴鳴必驚人子其俟之

此苟事有欲動之勢而竟究不動者

也何申無長再拜而退居數日莊王淫樂如故大夫蘇從請問見莊王

而大哭莊王曰蘇子何哀之甚也蘇從對曰臣哭夫身死而國之

將亡也

開口突兀已是策士風氣之先

莊王曰子何爲而死國又何爲而亡乎蘇

從曰臣欲進諫於王王不聽必殺臣臣死而國更無諫者恣王之

意以墮政之亡可立而待矣莊王勃然變色曰寡人有令敢諫

者死明知諫之必死而又欲入犯寡人不亦愚乎蘇從曰臣之愚不

及王之愚之甚也

就以愚字說人是寢間下刀法

莊王益怒曰寡人胡以愚甚蘇從

曰大王居萬乘之尊享千里之稅士馬精強諸侯畏服四時貢獻不

絕于庭此萬世之利也

先極力奉承一番亦是入說之法

今荒于酒色溺于音樂不

理朝政不親賢才大國攻于外小國叛于內樂在目前患在日後夫

以一時之樂而棄萬世之利非甚愚而何臣之愚不過殺身然大王

殺臣後世將呼臣爲忠臣與龍逢比于並肩臣不愚也君之愚乃至

求爲匹夫而不可得臣言畢于此矣請借大王之佩劍臣當刎頸王

前以信大王之令

純是策士風氣

莊王幡然起立曰大夫休矣大夫之言忠

言也寡人聽了乃絕鍾鼓之懸屏鄭姬疎蔡女立樊姬爲夫人使主

宮政曰寡人好獵樊姬諫我不從遂不食鳥獸之肉此吾賢內助也

任爲賈潘延屈蕩以分令尹鬬越椒之權早朝宴罷發號施令

收得迅速

乾淨却也難得

命鄭公子歸生伐

戰于大棘獲宋右師華元命爲賈救鄭

與師戰于北林獲將解楊以歸踰年放還自是勢日甚莊王

遂侈然有爭伯中原之志

無論其胸中本來原是如何只納諫改過一節已可以伯矣

却說上

卿趙盾因曰強橫欲結好于秦以拒楚起穿獻謀曰秦有屬國曰

崇

今西安府鄂縣地

附秦最久誠得偏師以侵崇國秦必來救因與講和如

此則我占上風矣趙盾從之乃言于靈公出車三百乘遣趙穿爲將

侵崇趙朔曰秦晉之仇深矣又侵其屬國秦必益怒焉豈與我講和

趙盾曰吾已許之矣朔復言于韓厥厥微微冷笑附朔耳言曰尊公

此舉欲樹穿以固趙宗非爲和秦也明人不用細說趙氏不如韓氏多矣趙厥嘿然

而退秦聞晉侵秦竟不來救興兵伐晉圍焦邑趙穿還兵救焦秦師

始退弔曰此始與兵政與駢病卒穿遂代之是時晉靈公年長荒淫

暴虐厚斂于民廣興土木好爲游戲寵任一位大夫名屠岸賈乃屠

擊之子屠岸夷之孫岸賈阿諛取悅有了阿諛取悅人自然要弄壞了言無不納命

岸賈于絳州城內起一座花園遍求奇花異草種植其中惟桃花最

盛春間開放爛如錦繡名曰桃園園中築起三層高臺中間建起一

座絳霄樓畫棟雕梁丹檻刻角四圍朱欄曲檻憑欄四望市井俱在

目前却也好看靈公覽而樂之不時登臨或張弓彈鳥與岸賈賭賽飲酒

取樂一日召優人呈百戲於臺上園外百姓聚觀靈公謂岸賈曰彈

烏何如彈人寡人與卿試之中目者爲勝中肩臂者免不中者以大

斗罰之靈公彈石岸賈彈左臺上高叫一聲看彈弓如月滿彈似星

流人叢中一人彈去了半隻耳朵一個彈中了左胛今之好擁擠干人家堂前看戲

及以桌凳占戲臺前及打降者須以此彈彈之嚇得眾百姓每亂驚亂跳亂攘亂擠齊叫道

彈又來了靈公大怒索性教左右會放彈的一齊都放那彈丸如雨

點一般飛去百姓躲避不迭也有破頭的傷額的彈出烏珠的打落

門牙的打得好誰教你擠着照來啼哭號呼之聲耳不忍聞又有喚爹的叫娘的

抱頭鼠竄的推擠跌倒的倉忙奔避之狀目不忍見靈公在臺望見

投弓于地呵呵大笑謂岸賈曰寡人登臺遊玩數遍無如今日之樂

也自此百姓每望見臺上有人便不敢在桃園前行走這回唱戲再沒人吵了有

趣有市中爲之諺云

莫看臺 飛丸來 出門笑且恠 歸家哭且哀

又有周人所進猛犬名曰靈葵身高三尺色如紅炭能解人意左右

有過靈公卽呼葵使噬之葵起立嚙其頰不死不已此葵大會有一作祖語

奴專伺此犬每日啖以羊肉數斤大亦聽其指使凡人不論義理但

人作粗活者皆葵種也具人名葵奴使食中大夫之俸靈公廢了外朝命諸大

夫皆朝于內寢每視朝或出遊則葵奴以細鍊牽犬侍于左右見者

無不悚然其時列國離心萬民嗟怨趙盾等屢屢進諫勸靈公禮賢

遠佞勤政親民靈公如填充耳全然不聽不知清其爲惡之源雖諫何益反有疑忌

之意忽一日靈公朝罷諸大夫皆散惟趙盾與士會尙在寢門商議

國家之事互相怨歎只見有二內侍擡一竹籠內侍擡尸此宰夫死

自闈宮中而出趙盾曰宮中安有竹籠出外此必有故遙呼來來內

侍只低頭不應盾問口竹籠中所置何物內侍曰爾相國也欲看時

可自來看我不敢言盾心中愈疑邀士會同往察之但見人手一隻

微露籠外二位大夫拉住登籠細看乃支解過的一箇死人趙盾大

驚問其來歷內侍還不肯說盾曰汝再不言吾先斬汝矣內侍方纔

告訴道此人乃宰夫也主公命煮熊躡急于下酒催併數次宰夫只

得獻上主公嘗之嫌其未熟以銅斗擊殺之又被爲數段今之宰夫頗有餘工

而以硬肉供客者當如此處之命我等棄于野外立限時刻回報遲則獲罪矣趙盾

乃放內侍依舊扛擡而去盾謂士會曰主上無道視人命如草菅國

家危亡只在旦夕我與子同往苦諫一番何如士會曰我二人諫而

不從更無繼者會請先入諫若不聽子當繼之時靈公尙在中堂士

會直入靈公望見知必有諫諍之言乃迎而謂曰大夫勿言寡人已

知過矣今當改之今之怕八說自己過夫者每以此等語遮蓋之士會稽首對曰世人誰無

過過而能改謂之賢人過而不改謂之愚人君之過能改離愚說賢

此社稷之福臣等不勝欣幸言畢而退述于趙盾盾曰主公若果悔

過且晚必有施行至次日靈公免朝命駕車往桃園遊玩趙盾曰主
公如此舉動豈像改過之人吾今日不得不言矣先乃往桃園門外

何不阻之于朝門之外何候靈公駕至上前參謁靈公訝曰寡人未
乎亦有要各意在內

嘗召卿卿何以至此趙盾稽首再拜口稱死罪微臣有言啟奏望主

公寬容採納臣聞有道之君以樂樂人無道之君以樂樂身夫宮室

嬖倖田獵遊樂一身之樂止此矣未有以教人為樂者今主公縱犬

噬人放彈打人又以小過支解膳夫此無道之君所不為也而主公

為之人命至重濫殺如此百姓內叛諸侯外離桀紂滅亡之禍將及

君身臣今日不言更無人言矣臣不忍坐視君國之危亡故敢直言

無隱乞主公回輦入朝改革前非毋荒遊毋嗜殺使國危而復安

臣雖死不恨靈公大慚知道慚愧還算好人以袖掩面曰卿且退容

寡人只今日遊玩就是小孩子說只是一遭兒罷好笑下次當依卿言趙盾身蔽園門

不放靈公進去屠岸賈在旁言曰相國進諫雖是好意然車駕既已

至此豈可空回被人耻笑空回有何可笑正是好處小人却借此以滅人主之心可恨相國暫請

方便如有政事俟主公明日早朝于朝堂議之何如靈公接口曰

日早朝當召卿也趙盾不得已將身閃開放靈公進國瞋目視岸賈

曰亡國敗家皆緣此輩恨恨不已既知如此何不計除之岸賈侍靈公遊戲正

在歡笑之際岸賈忽然嘆曰此樂不可再矣靈公問曰大夫何發此

嘆岸賈曰趙相國明早必然又來貼紮豈容主公復出耶靈公忿然

作色曰自古臣制于君不問君制于臣此老在甚不便于寡人何計

可以除之彼不除此此必除彼蓋君子小人原無并立之理也岸賈曰臣有容鉏麋者家貧臣

常周給之這等主意只算無奈感臣之惠願效死力若使行刺于相國只算無奈主公任

意行樂又何患哉靈公曰此事若成卿功非小是夜岸賈密召鉏麋

賜以酒食告以趙盾專權欺主今奉圖侯之命使汝往刺汝可伏于

趙相國之門侯其五鼓赴朝殺取不可誤事鉏麀領命而行札縛停
當帶了雪花般七首潛伏趙府左右聞樵鼓已交五更便窆到趙府
門首見重門洞開乘車已駕于門外望見堂上燈光影鉏麀乘間
窆進中門躲在暗處仔細觀看好鉏麀細而不相堂上有一位官員朝衣朝
冠垂紳正笏端然而坐此位官員正是相國趙盾因欲趨朝天色尙
早坐以待旦鉏麀大驚退出門外嘆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賊殺民
主則爲不忠受君命而棄之則爲不信不忠不信何以立天地之間
哉大有見識乃呼于外曰我鉏麀也寧違君命不忍殺忠臣我今自
真好鉏麀殺恐有後來者相國謹防之言罷望著門前一株大槐一頭觸去腦
漿迸裂而死史臣有贊云

壯哉鉏麀

刺客之魁

聞義能徒

視死如歸

報屠在趙

身滅名垂

槐陰所在

生氣依依

此時驚動了守門人役將鉏麀如此恁般報知趙盾盾之車右提彌
明曰相國今日不可入朝恐有他變趙盾曰主公許我早朝我若不
往是無禮也死生有命吾何慮哉分付家人暫將鉏麀淺理于槐樹
之側

後改葬于温今懷慶府温縣有鉏麀墓

趙盾登車入朝隨班行禮靈公見趙盾不

死問屠岸賈以鉏麀之事岸賈答曰鉏麀去而不返有人說道觸槐
而死不知何故靈公曰此計不成奈何岸賈奏曰臣尚有一計可殺
趙盾萬無一失靈公曰卿有何計岸賈曰主公來日召趙盾飲于宮
中先伏甲士于後壁俟三爵之後主公可向趙盾索佩劍視看盾必
捧劍呈上臣從旁喝破趙盾拔劍于君前欲行不軌左右可救駕甲
士齊出縛而斬之

此計却毒當時皆無提彌明趙盾幾乎被算

外人皆謂趙盾自取誅戮

主公可免殺大臣之名此計如何靈公曰妙哉妙哉乃依計而行明

曰復視朝靈公謂趙盾曰寡人賴吾子直言以得親于羣臣敬治薄
享以勞吾子遂命屠岸賈引入宮中車右提彌明從之將升階岸賈
曰君宴相國餘人不得登堂彌明乃立于堂下趙盾再拜就坐于靈
公之右屠岸賈侍于君左庖人獻饌酒三巡靈公謂趙盾曰寡人聞
吾子所佩之劍益利劍也幸解下與寡人觀之趙盾不知是計方欲
解劍提彌明在堂下望見大呼曰臣侍君宴禮不過三爵何爲酒後
拔劍于君前耶提彌明之才識大勝趙盾趙盾悟遂起立彌明怒氣
勃勃直趨上堂扶盾而下岸賈呼蔡奴縱靈蔡令逐紫袍者蔡疾走
如飛追及盾于宮門之內彌明力舉千鈞雙手搏蔡折其頸蔡死靈
公怒甚出壁中伏甲以攻盾彌明以身蔽盾教盾急走彌明留身獨
戰好彌明義士可敬寡不敵衆遍體被鎗力盡而死史臣贊云

君有蔡 臣亦有蔡 君之蔡 不如臣之蔡

君之癸能害人 臣之癸克保身 嗚呼二癸

吾誰與親

話說趙盾虧彌明與甲士格鬪脫身先走忽有一人狂追及盾盾懼甚其人曰相國無畏我來相救非相害也盾問曰汝何人對曰相國不記翳桑之餓人乎則我靈輒便是原來五年前趙盾曾往九

原山

在絳州

打獵而回休于翳桑之下見有一男子臥地盾疑爲刺客

使人執之其人臥不能起問其姓名曰靈輒也游學于晉三年今日

始歸囊空無所得食已餓三日矣盾憐之與之飯及脯輒出一小筐

先藏其半而後食盾問曰汝藏其半何意輒對曰家有老母住于西

門小人出外日久未知母存亡何如今近不數里倘幸而母存願以

大人之饌充老母之腹

已將餓死而不忘其母便知是不肯負恩之大

盾歎曰此孝子也使

盡食其餘別取箭食與肉寘囊中授之靈輒拜謝而去今絳州有脯

飯坂因此得名後靈輒應募爲公徒適在甲士之

數兩葉浮萍蹄大
數海人生何處不

相念趙盾昔日之恩特地上前相救時從人聞變俱已逃散靈輒皆

負趙盾趨出朝門眾甲士殺了提彌明合力來追恰好趙朔悉起家

丁駕車來迎扶盾登車盾急召靈輒欲共載輒已逃去矣

即不去亦
不失爲君

子況去甲士見趙府人眾不敢追逐趙盾謂朔曰吾不得復顧家矣

此去或或尋一托身之處可也于是父子同出西門望西路而

進不知趙宣子出奔何處再看下回分解

第五十一回

責趙盾董狐直筆

誅鬪椒絕纓大會

趙穿之弑晉靈明是趙盾與謀只看他住在首陽待信便已了
然不必等反國之後不討賊而知也

晉靈之惡全是屠岸賈逢迎而助成之晉靈既死正當明正其罪而誅之趙穿之言是也趙盾只爲弑君一着自己心下不安却把屠岸賈素日之罪都不敢提了恃在宗族強盛料屠岸賈不能如何耳豈知後日終被其禍幾于宗無了遺乎故孔子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

趙盾執晉之政生殺予奪在其手掌董狐却直書其弑君且而數其罪真是良史足令後世端以諂諛取容者羞死趙盾不加其罪不改其辭方是賢過人處

王孫滿的是妙人楚子觀兵問鼎明是欺負周王懦弱來恐嚇他王孫滿一篇言語不特義正詞嚴尤妙在提一德字裝頭便令他自家慚愧

越椒自恃善射恰恰便有一養由墓更高于他古語云好勝者

必遇其敵信然

絕纓一事人情所難楚莊此舉可稱豁達大度

孫叔敖一布衣耳楚莊乃驟舉爲令尹真有眼力令之絕纓之曾俱是伯主大端

話說晉靈公謀殺趙盾雖然其事不成却喜得趙盾離了絳城如村童離師頑壁離主覺得胸懷舒暢快不可言遂攜帶宮眷于桃園住宿日夜不歸再說趙穿在西郊射獵而回正遇見盾朔父子停車相見詢問緣絲趙穿曰叔父且莫出境數日之內穿有信到再決行止趙盾曰既然如此吾權住首陽山專待好音汝凡事謹慎莫使禍上加禍

據此語看來不特趙穿主意弑君卽盾亦明知之矣不然等個甚麼趙穿別了盾朔父子回至絳

城知靈公在子桃園假意謁見稽首謝罪言臣穿雖忝宗戚然罪人之族不敢復待左右乞賜罷斥靈公信爲真誠乃慰之曰盾累次欺

幾寡人寡人亦不能堪與卿何與卿可安心供職穿謝恩畢復奏曰
臣聞所貴爲人主者惟能極生人聲色之樂也主公鐘鼓雖懸而內
宮不備何樂之有齊桓公嬖幸滿宮正娶之外如夫人者六人先君
文公雖出亡患難之際所至納姬迄于反國年踰六旬尙且妾媵無
數主公既有高臺廣囿以爲寢處之所何不多選良家女子充物其
中使明師教之歌舞以備娛樂豈不美哉靈公曰卿所言正合寡人
之意今欲搜括國中女色何人可使穿對曰大夫屠岸賈可使靈公
遂命屠岸賈專任其事不拘城內郊外有顏色女子年二十以內未
嫁者咸令報名選擇限一月內回語那裏曉得等趙穿借此公差遣
開了屠岸賈又奏于靈公曰桃園侍衛軍弱臣於軍中精選驍勇二
百人願充宿衛伏乞主裁靈公復准其奏趙穿回營果然挑選了二
百名甲士那甲士問道將軍有何差遣趙穿曰主上不怕民情鍾曰

在桃園行樂命我挑選汝等替他巡警汝等俱有室家此去立風宿

露何日了期軍士皆嗟怨曰如此無道昏君何不速死若相國在此

必無此事

有此一句便好乘勢而入

趙穿曰吾有一語與汝等商量不知可否眾

軍上皆曰將軍能救拔我等之苦恩同再生穿曰桃園不比深宮遂

密汝等以二更爲候攻入園中托言討賞我揮袖爲號汝等殺了

侯我當迎還相國別立新君此計何如軍士皆曰甚善趙穿皆勞以

酒食使列于桃園之外入告靈公靈公登臺閱之人人精勇個個剛

強靈公大喜卽留趙穿侍酒飲至二更外面忽聞喊聲靈公驚問其

故趙穿曰此必宿衛軍士驅逐夜行之人耳

我疑是受彈百姓前來報仇

臣往諭

之勿驚聖駕當下趙穿命掌燈步下層臺甲士二百人已毀門而入

趙穿穩住了眾人引至臺前升樓奏曰軍士知主公飲宴欲求餘瀝

犒勞別無他意靈公傳旨教內侍取酒分犒眾人倚欄看給趙穿在

旁呼曰主公親徧汝等可各領受言畢以袖麾之眾甲士認定了晉
侯一湧而上靈公心中著忙謂趙穿曰甲士登樓何意卿可傳諭速
退趙穿曰眾人思見相國盾意欲主公召還歸國耳靈公未及答言
眾已攢刺登時身死左右俱各驚走趙穿曰昏君已除汝等勿得妄
殺一人宜隨我往迎相國還朝也只爲晉侯無道好殺近侍朝夕懼
誅所以甲士行逆莫有救者百姓怨苦曰久反以晉侯之死爲快臣
胥怨其絕無一人歸罪于趙穿七年前慧星入北斗占云齊宋
死遲矣三國之君皆將死亂至是驗矣髯仙有詩云

崇臺歌管未停聲

血濺朱樓起外兵

莫怪臺前無救者

避丸之後絕行人

屠岸賈正在郊外推門推戶的訪問美色女子忽報晉侯被弑喫了
大驚心知趙穿所爲不敢聲張潛回府第士會等聞變趨至桃園救

無一人亦料趙穿往迎相國將園門封鎖靜以待之不一日趙盾回

車入於絳城逕到桃園百官一時並集趙盾伏於靈公之屍痛哭

一場哀聲聞于園外百姓聞者皆曰相國忠愛如此

所以大放哀聲正是愛憐此句

晉侯自取其禍非相國之禍也趙盾分付將靈公嬪嬪歸葬曲沃一

面會集羣臣議立新君時靈公尙未有子趙盾曰先君襄公之歿吾

常倡言欲立長君眾謀不協以及今日此番不可不慎士會曰國有

長君社稷之福誠如相國之言趙盾曰文公尙有一子始生之時其

母夢神人以黑手塗其臀因名曰黑臀今仕于**周**其齒已長吾意欲

迎立之何如百官不敢異言皆曰相國處分甚當趙盾欲解趙穿弑

君之罪乃使穿如**周**迎公子黑臀歸**晉**

迎君以圖贖罪則可豈能解弑君之名乎

朝于太

廟即**晉**侯之位是爲成公成公既立專任趙盾以國政以其女妻趙

朔是爲莊姬盾因奏曰臣母乃**狄**女君姬氏

趙姬文公長女故曰君姬氏

有遜讓

之美遣人迎臣母子歸臣臣得僭居適子遂主中軍今君姬氏三子

同括嬰皆長願以位歸之成公曰卿之弟乃吾姊所鐘愛自當並用

毋勞過讓乃以趙同趙括趙嬰並爲大夫趙穿佐中軍如故穿私謂

盾曰譬岸賈諂事先君與趙氏爲仇桃園之事惟岸賈心懷不順若

不除此人恐趙氏不安趙穿大盾曰人不罪汝汝反罪人耶吾宗族

貴盛但當與同朝修睦毋用尋仇爲也托大之人每每悞事趙穿乃止岸賈亦

謹事趙氏以求自免趙盾終以桃園之事爲歉正作壞事任是遮過

打不一日步至史館見太史董狐素簡觀之董狐將史簡呈上趙盾

過去觀看簡上明寫秋七月乙丑趙盾弑其君夷臯于桃園盾大驚曰太

史誤矣吾已出奔河東去絳城二百餘里安知弑君之事而子乃歸

罪於我不亦誣乎董狐曰子爲相國出亡未嘗越境反國又不討賊

謂此事非子主謀誰其信之可見董狐下筆時先有主見盾曰猶可改乎狐曰是

是非非號爲信史吾頭可斷此簡不可改也盾嘆曰嗟乎史臣之權
乃重于卿相恨吾未卽出境不免受萬世之惡名悔之無及自是趙
盾事成公益加敬謹趙穿自恃其功求爲正卿盾恐礙公論不許事
恐碍公論畢穿憤恚疽發于背而死穿子趙旃求嗣父職盾曰待汝
竟還是好人他日有功雖卿位不難致也史臣論趙盾不私趙穿父子皆董狐直
筆所致有贊云

庸史紀事

良史誅意

穿弑其君

盾蒙其罪

寧斷吾頭

敢以筆媚

卓哉董狐

是非可畏

時乃圖匡王之六年也是年匡王崩其弟瑜立是爲定王定王元年
莊王與師伐陸渾之戎遂涉雒水揚兵于圖之疆界欲以威喝天
子與圖分制天下定王使大夫王孫滿問勞莊王莊王問曰寡人聞

大禹鑄有九鼎三代相傳以爲世寶今在雒陽不知鼎形大小與其

輕重何如寡人願一聞之王孫滿曰三代以德相傳開口先提德字便令是莊自愧

豈在鼎哉昔禹有天下九牧貢金取鑄九鼎夏桀無道鼎遷于囿

紂暴虐鼎又遷于囿若其有德鼎雖小亦重若其無德雖大猶輕成

王定鼎于郊鄒陽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命有在鼎未可問也莊

王慙而退自是不敢萌窺囿之志却說囿令尹鬬越椒自莊王分其

政權心懷怨望嫌隙已成自恃才勇無雙且先世功勞人民信服久

有謀叛之意常言國國人才惟司馬伯胤指薦一人餘不足數也莊

王伐六渾時亦慮越椒有變特留爲賈用在國以從征越椒猶有所畏奈何留之國中使越

椒得以殺之乎殊爲失計越椒見莊王統兵出征遂決意作亂欲盡發本族之眾

鬬克鬬般子不從殺之遂襲殺司馬薦賈不特不能制越椒而反爲所殺薦賈之智安在賈子

教扶其母奔于夢澤以避難越椒出屯蒸野之地欲邀截莊王歸路

莊王聞變氣程而行將及漳滏卽在河陽越椒引兵來拒軍威甚壯越椒

負弓挺戟在本陣往來馳驟圖兵望之皆有懼色莊王曰鬬氏世有

功勳于圖寧伯勞負寡人寡人不負伯勞也乃使大夫蘇從造越椒

之營與之講和赦其擅殺司馬之罪且許以王子爲質越椒曰吾取

爲令尹耳非望赦也能戰則來蘇從再三諭之不聽蘇從去後越椒

命軍士擊鼓前進莊王問諸將何人可退越椒大將樂伯應聲而出

越椒之子鬬賁皇便接住廝殺潘尫見樂伯戰賁皇不下卽忙驅車

出陣越椒之從弟鬬旗亦驅車應之莊王在戎輅之上親自執桴音

鳴鼓督戰越椒遠遠望見飛車直奔莊王彎著勁弓一箭射來那枝

箭直飛過車轅剛剛中在鼓架之上駭得莊王連鼓槌都掉下車乘

莊王急教避箭左右各將大笠前遮越椒又復一箭恰恰的把左笠

射箇對穿莊王且教回車鳴金收兵越椒奮勇起來却得右軍大將

公子側左軍大將公子嬰齊兩軍一齊殺到越椒方退樂伯潘厓聞金聲亦棄陣而回楚軍頗有損折退至皇澗楚地下寨取越椒箭視之

其長半倍于他箭鶴翎爲羽豹齒爲鏃鋒利非常左右傳觀無不吐

舌至夜莊王自出巡營聞營中軍卒三三五五相聚都說鬪令尹神

箭可畏難以取勝莊王乃使人謬言于眾曰昔先君文王之世聞戎

蠻造箭最利使人問之戎蠻乃獻箭樣二枝名透骨風藏于大廟爲

越椒所竊得今盡于兩射矣不必慮也明日當破之眾心始定莊王

乃下令退兵國揚言欲起漢東諸國之眾以討鬪氏蘇從曰強敵

在前一退必爲所乘王失計矣公子側曰此王之謬言耳吾等入見

必別有處分乃與公子嬰齊夜見莊王莊王曰越椒勢銳可計取不

可力敵也分付二將如此恁般埋伏精兵二將領計去了次早雞鳴

莊王引大軍退走越椒探聽得實率眾來追楚軍兼程疾走已過竟

陵今景陵縣而北越椒一日一夜行二百餘里至清河橋在景陵軍在橋

北晨炊望見追兵來到棄其釜爨而遁越椒令曰擒了圖王方許朝

餐眾人勞困之後又忍著飢餓勉強前進追及後隊潘厓之軍潘厓

立于車中謂越椒曰吾子志在取王何不速馳越椒信爲好語乃舍

潘厓前馳六十里至清河遇圖將熊負羈問圖王安在負羈曰王尙

未至也越椒心疑謂負羈曰子旨爲我伺王如得國當與子分治負

羈曰吾觀子眾飢困且飽食乃可戰越椒以爲然乃停車治爨爨尙

未熟只見公子側公子嬰齊兩路軍殺到越椒之軍不能復戰只得

南走回至清河橋橋已拆斷原來圖莊王親自領兵伏于橋之左右

只等越椒過去便將橋梁拆斷絕其歸路可見楚莊原有智畧越椒大驚分付

左右測水深淺欲爲渡河之計只見隔河一聲砲响圖軍于河畔大

叫樂伯在此越椒速速下馬受縛越椒大怒命隔河放箭樂伯軍中

東周列國志 卷之十一 三

有一小較精于射藝姓養名繇基軍中稱爲神箭養叔自請于樂伯願與越椒較射乃立于河口大叫曰河濶如此箭何能及聞令尹善射吾當與比較高低可立于橋堵之上各射三矢死生聽命越椒問曰汝何人也應曰乃吾樂將軍部下小將養繇基也越椒欺其無名乃曰汝要與比箭須讓我先射三矢養繇基曰莫說三矢就射百矢吾何懼哉躲閃的不算好漢乃各約住後隊分立于橋堵之南北越椒挽弓先發一箭恨不得將養繇基連頭帶腦射下河來誰知忙者不會會者不忙養繇基見箭來將弓稍一撥那箭早落在水中高叫快射快射越椒又將第二箭搭上弓弦覷得親切颼的發來養繇基將身一蹲那枝箭從頭而過越椒叫曰你說不許躲閃如何蹲身躲箭非丈夫也繇基答曰你還有一箭吾今不躲你若這箭不中須還我射來越椒想道你若不躲閃這枝箭管情射中者便取第三枝箭

端端正正的射去叫聲著了養繇基兩腳站定並不轉動箭到之時張開大口剛剛的將箭鏃咬住越椒三箭都不中心下早已着荒只是大丈夫出言在前不好失信乃叫道讓你也射三箭若射不著還當我射養繇基笑曰要三箭方射著你便是初學了我只須一箭管教你性命遭于我手越椒曰你口出大言必有些本事好及繇你射來心下想道那裏一箭便射得正中若一箭不中我便喝住他大著膽繇他射去誰知養繇基箭百發百中那時養繇基取箭在手叫一聲令尹看射虛把弓拽一拽却不曾放箭越椒聽得弓弦响只說箭來將身往左一閃養繇基曰箭還在我手不曾上弓講過躲閃的不算好漢你如何又閃去越椒曰怕人躲閃的也不算會射繇基又虛把弓弦拽响越椒又往右一閃養繇基乘他那一閃時接手放一箭來越椒不知箭到躲閃不迭這箭直貫其腦可憐好個鬪越椒做了

東周列國志 卷之十一
楚國數年令尹今日死于小將養繇基的一箭之下髯仙有詩云

人生知足最爲良 令尹貪心又想王

神箭將軍聊試技 越椒已在隔橋亡

鬬家軍已自飢困看見主將中箭慌得四散奔走楚將公子側公子
嬰齊分路追逐殺得屍同山積血染河紅越椒子鬬賁皇逃奔魯國
魯侯用爲大夫食邑于苗謂之苗賁皇莊王已獲全勝傳令班師有
被擒者卽于軍前斬首凱歌還于郢都將鬬氏宗族不狗大小盡行
斬首只有鬬班之子名曰克黃官拜箴尹是時莊王遣使行聘秦
二國鬬克黃領命使魯歸及宋國鬬越椒作亂之事左右曰不可入
矣克黃曰君猶天也天命其可棄乎命馳入郢都楚莊旣已族滅若
命爲重不肯逃死而直往楚復命畢自詣司寇請囚曰吾祖子文曾言
焉是知義命人大是丈夫

越椒有反相必主滅族臨終囑吾父逃避他國吾父世受楚恩不忍

他適爲越椒所誅今日果應吾祖之言旣不幸爲逆臣之族又不幸

違先祖之訓今日死其分也安敢逃刑耶莊王聞之嘆曰子文真神

人也况治國功大何忍絕其嗣乎乃赦克黃之罪曰克黃死不逃刑

乃忠臣也命復其官楚莊事改名曰鬬生言其宜死而得生也莊

王嘉繇基一箭之功厚加賞賜使將親軍掌車右之職爲賈數有大功于國今又

死于國事乃不蒙念及何也因令尹未得其人聞沈尹虞邱之賢沈楚邑虞丘使時爲沈尹

權主國事置酒大宴羣臣于漸臺之上如嬪皆從莊王曰寡人不聽

鐘鼓已六年于此矣今日叛臣授首四境安靖願與諸卿同一日之

遊名曰太平宴文武大小官員俱來設席務要盡歡而散羣臣皆再

拜依次就位庖人進食太史奏樂飲至日落西山興尙未已莊王命

秉燭再酌使所幸許姬姜氏遍送諸大夫之酒君所幸姬却令其送酒與臣下殊不合禮

眾俱起席立飲忽然一陣怪風將堂燭盡滅左右取火未至席中有

一人見許姬美貌暗中以手牽其袂可笑之甚不知其意將欲如何許姬左手絕袂

右手攬其冠纓絕其人驚懼放手許姬取纓在手循步至莊王之

前附耳奏曰妾奉大王命敬百官之酒內有一人無禮秉燭滅強牽

妾納妾已攬得其纓王可促火察之莊王急命掌燈者且莫點燭寡

人今日之會約與諸卿盡歡諸卿俱去纓痛飲不絕纓者不懽於是

百官皆去其纓方許秉燭竟不知牽袖者爲何人也席散回宮許姬

奏曰妾聞男女不瀆况君臣乎今大王使妾獻觴于諸臣以示敬也

牽妾之袂而王不加察何以肅上下之體而正男女之別乎莊王笑

曰此非婦人所知也古者君臣爲享禮不過三爵但卜其晝不卜其

夜今寡人使羣臣盡懽繼之以燭酒後狂態人情之常若察而罪之

顯婦人之節而傷國士之心使羣臣俱不懽非寡人出令之意也以先

將自己不是處打量一遍許姬歎服後世名此宴爲絕纓會鬚翁有罪人之意便自然了

詩云

暗中牽袂醉中情

玉手如風已絕纓

盡說君王江海量

畜魚水忌十分清

一日與虞丘論政至于夜分方始回宮夫人樊姬問曰朝中今日何事而寔罷如此莊王曰寡人與虞丘論政殊不覺其晏也樊姬曰虞丘何如人莊王曰國之賢者樊姬曰以妾觀之虞丘未必賢矣莊王曰子何以知虞丘之非賢樊姬曰臣之事君猶婦之事夫也妾備立中宮凡宮中有美色者未常不進于王前今虞丘與王論政動至夜分然未聞進一賢者夫一人之智有限而國國之事無窮虞丘欲役一人之智以掩無窮之士又烏得爲賢乎

高見卓職于古名言尤妙在即在設身處地上立論

婦人有此蔽賢之臣當羞死矣

莊王善其言明早以樊姬之言述于虞丘虞丘曰臣

智不及此當卽圖之乃遍訪于羣臣鬬生言薦賈之子薦敖之賢爲

避鬪越椒之難隱居夢澤此人將相才也

可見雖有奇才異能之上若非在上之人加意尋訪

便不能自達即知之者亦無因而舉也

虞丘言于莊王莊王曰伯贏智士其子必不凡

微子言吾幾亡之即命虞丘同鬪生駕車往夢澤取薦敖入朝聽用

却說薦敖字孫叔人稱爲孫叔敖奉母逃難居于夢澤力耕自給一

日荷耜而出見田中有蛇兩頭駭曰吾聞兩頭蛇不祥之物見者必

死吾其殆矣又想道若留此蛇倘後人復見之又喪其命不如我一

人自當乃揮鋤殺蛇埋于田岸奔歸向母而泣母問其故敖對曰聞

見兩頭蛇者必死兒今已見之恐不能終母之養是以泣也

災異之說其不

足憑者十九楚俗尙鬼故其說尤誕孫叔賢者乃亦不免爲世俗所囿何也

母曰蛇今安在敖對曰兒恐

後人復見已殺而埋之矣母曰人有一念之善天必祐之汝見兩頭

蛇恐累後人殺而埋之此其善豈止一念哉汝必不死且將獲福矣

逾數日虞丘等奉使命至取用孫叔敖母笑曰此埋蛇之報也

得獲

固是常理然方纔爲善便已望報孫敖與其母隨虞丘歸郢莊王一

見與詰竟曰大悅曰國諸臣無卿之比卽曰拜爲令尹孫叔敖辭

曰臣起自田野驟執大政何以服人請術諸大夫之後莊王曰寡人

知卿卿可不辭信之篤而卒之勇叔敖謙讓再三乃受命爲令尹考

求國制度立爲軍法凡軍行在軍右者挾轅爲戰備在軍左者追

求草蓐爲宿備前茅慮無中權後勁前茅慮無者旌職在前以覘賊

之有無而爲之謀慮中權者權謀皆出中軍不得勞撓後勁者以勁

兵爲後殿戰則用爲奇兵歸則用爲斷後王之親兵分爲二廣每廣

車十五乘每乘用步卒百人後以二十五人爲游兵右廣管丑寅卯

辰巳五時左廣管午未申酉戌五時每日雞鳴時分右廣駕馬以備

驅馳至于日中則左廣代之黃昏而止內官分班捱次專主巡亥子

二時以防非常之變用虞丘將中軍公子嬰齊將左軍公子側將右

軍養繇基將右廣屈蕩將左廣四時蒐閱各有常典三軍嚴肅百姓
無擾又築芍波以興水利六蓼之境灌田萬頃民咸頌之諸臣見
莊王寵任叔敖心中不服庸識鄙夫固宜有此及見叔敖行事策謀有條無不
嘆息曰國有幸得此賢臣子文其復起矣見行事有條而嘆服者還算好人若今人則更
將忌而當初令尹子文善治國今得叔敖如子文之再生也是時
悔之矣穆公蘭薨世子夷卽位是爲靈公公子宋與公子歸生當國尙依
違於晉之間未決所事莊王與孫叔敖商議欲興兵役忽聞
靈公被公子歸生所弑莊王曰吾伐益有名矣不知歸生如何
弑君且看下回分解

第五十二回

公子宋嘗龍構逆

陳靈公祖服戲朝

戲之一字最是快事。鄭靈之于子宋非有仇隙及深意不過偶
且以爲戲耳而搆弑逆之禍則戲果何益哉

食指之驗與不驗其事甚小染指君鼎其勢頗逼旣知君怒而
不謝罪已是無君君怒已甚奔避亦是一策乃遂謀及于弑君
則公子宋之立心豈復有絲毫臣禮哉此等人真是死有餘辜
歸生執政之臣處可以有爲之地旣知子宋之謀便當明正其
罪乃不惟不能罪之反懼而從之不忍于友而忍于君可謂不
知輕重

陳靈以國君而走狎邪自取死道孔靈儀行役共爭一婦恬不
知耻又導君於淫祖服戲謔綱紀蕩然焉得不亂

話說公子歸生字子家公子宋字子公二人皆鄭國貴戚之卿也鄭
靈公夷元年公子宋與歸生相約早起將入見靈公公子宋之食指

忽然翕翕自動何謂食指第一指曰拇指第三指曰中指第四指曰無名指第五指曰小指惟第二指大凡取食必用箸他故曰食指公

子宋將食指跳動之狀與歸生觀看歸生異之公子宋曰無他成母

常若跳動是日必嘗異味前使圖食石花魚後使圖一食天鵝一食

合歡橘指皆預動無次不驗誰人無食指誰人無嘗異味之時字未

凡是異常之事多半是不但不知今日嘗何味耳將入朝門內使傳

命喚宰夫甚急公子宋問之曰汝喚宰夫何事內侍曰有圖客從漢

江來得一大鼈重二百餘斤獻于主公主公受而賞之今縛于堂下

使我召宰夫割烹欲以享諸大夫也公子宋曰異味在此吾食指豈

虛動耶既入朝見堂柱縛鼈甚大二人相視而笑謁見之際餘笑尙

在見君猶笑可見素靈公問曰卿二人今日何得有喜容公子歸生

對曰宋與臣入朝時其食指忽動言每常如此必得異味而嘗之今

在日不是敬謹之人

見學下有巨鼈度主公烹食必將波及諸臣食指有驗所以笑耳靈

公戲之曰驗與不驗權尙在寡人也二人旣退歸生謂宋曰異味雖

有倘君不召子如何宋曰旣享眾能獨遺我乎至日脯內侍果遍召

諸大夫公子宋欣然而入見歸生笑曰吾固知君之不得不召我也

已而諸臣畢集靈公命布席敘坐謂曰鼈乃水族佳味寡人不致獨

享願與諸卿共之諸臣合詞謝曰主公一食不忘臣等何以爲報以

謀弒報之坐定宰夫告鼈味已調乃先獻靈公公嘗而美之命人賜鼈羹

一鼎象箸一雙自下席派起尊卑有序國之所以治也今賜食而自下席張起雖是故意欲難子宋而已先

失尊卑之序便至于上席恰好到第一第二席止剩得一鼎宰夫稟

可謂是亂矣道羹已盡矣只有一鼎請命賜與何人靈公曰賜子家宰夫將鼈羹

致歸生之前靈公大笑曰寡人命遍賜諸卿而偏缺子公是子公數

不當食鼈也食指何常驗耶原來靈公故意分付庖人缺此一鼎欲

使宋之食指不驗以爲笑端卽伊不好笑却不知公子宋已在歸生

面前說了滿話今日百官俱得賜食已獨不與羞變成怒食之不驗有何關係

而羞變怨可笑逕趨至靈公面前以指探其鼎取龍肉一塊啖之曰臣已得

嘗矣食指何嘗不驗也卽使要驗食指別人鼎中亦可取言畢直趨

而出靈公亦怒投箸曰宋不遜乃欺寡人豈以圖無尺寸之力不能

斬其頭耶歸生等俱下席俯伏曰宋恃肺腑之愛欲均沾君惠聊以

爲戲何敢行無禮于君乎願君恕之靈公恨恨不已君臣皆不樂而

散歸生卽趨至公子宋之家告以君怒之意明日可入朝謝罪公子

宋曰吾聞慢人者人亦慢之君先慢我乃不自責而責我耶歸生曰

雖然如此君臣之間不可不謝次日二人亦同入朝公子宋隨班行

禮全無齷齪伏罪之語到是歸生心上不安奏曰宋懼主公責其染

指之失特來告罪戰兢不能措辭望主公寬容之靈公曰寡人恐得

罪于公子公豈懼寡人耶拂衣而起公子宋出朝邀歸生至家密語

曰主公怒我甚矣恐見誅不如先作難事成可以免死豈必作難方能免死耶胡

說之極歸生掩耳曰六畜歲久猶不忍殺之比物不以其况一國之君倫亦是語失

敢輕言弑逆乎公子宋曰吾戲言子勿洩也歸生辭去公子宋探知

歸生與靈公之弟公子去疾相厚數有往來乃揚言于朝曰子家與

子良去疾字早夜相聚不知所議何事恐不利于社稷也歸生急牽宋

之臂至于靜處謂曰是何言與公子宋曰子不與我協謀吾必使子

先我一日而死歸生素性懦弱不能決斷懦弱無斷最是壞事聞宋之言大懼

曰汝意欲何如公子宋曰主上無道之端已見于分寵若行大事吾

與子共扶子良爲君以親暱于晉國國可保數年之安矣歸生想了

一回徐答曰任子所爲吾不汝洩也公子宋乃陰聚家眾乘靈公秋

祭齋宿用重賂結其左右夜半潛入齋宮以土囊壓靈公而殺之托

言中屬暴薨歸生知其事而不敢言按孔子作春秋書公子歸生
弑其君夷釋公子宋而罪歸生以其身為執政懼諂從逆所謂任重
者責亦重也聖人書法垂戒人臣可不畏哉次日歸生與公子宋共
議欲奉公子去疾爲君去疾大驚辭曰先君尙有八子若立賢則去
疾無德可稱若立長則有公子堅在去疾有死不敢越也於是扶公
子堅卽位是爲襄公總計穆公共有子十三人靈公夷被弑襄公堅
嗣立以下尙有十一子曰公子去疾字子良曰公子喜字子罕曰公
子駢字子駟曰公子發字子國曰公子嘉字子孔曰公子偃字子游
曰公子預字子印又有公子豐公子羽公子然公子志襄公忌諸弟
強盛恐他日生變私與公子去疾商議欲獨留去疾而盡逐其諸弟
去疾曰先君夢蘭而生卜曰是必昌姬氏之崇夫兄弟爲公族譬如
枝葉茂盛本是以榮若剪枝去葉本根俱露枯槁可立而待矣此謂最爲

切當人乃多有偏與同氣君能容之固所願也若不能容吾將同行

爲仇只是欠于打算耳豈忍獨留于此異曰何面目見先君子地下乎襄公感悟乃拜其弟

十一人皆爲大夫並知政其後諸大夫以字爲氏良氏罕氏駟氏游氏豐氏邱氏最盛謂之七穆

公子宋遣使求成于晉以求安其國此周定王二年事也明年爲

襄公元年莊王使公子嬰齊爲將率師伐晉問曰何故弑君晉使

荀林父救之荀爲伯主不能討私君之罪而反救之主盟之義安在遂移兵伐晉襄公從

晉成公盟于黑壤晉地周定王三年晉上卿趙盾卒卻缺代爲中

軍元帥聞與平乃言于成公使荀林父從成公率晉師伐

國伐晉成公子中途病薨乃班師立世子孺爲君是爲景公是年

莊王親統大軍復伐晉師于柳芴鄭地卻缺率師救之襄敗晉師

人皆喜公子去疾獨有憂色襄公怪而問之去疾對曰晉之敗

偶也借他人之力以勝人而所勝者力將洩怒于晉可長恃乎又強于我最是惹禍之端去疾大

東周列國志 卷之十一

有見行見**○**兵之在郊矣明年**○**莊王復伐**○**屯兵于賴水之北適

公子歸生病卒公子去疾追治嘗禱之事殺公子宋暴其屍于朝

食指之動正是妖異**○**斲子家之棺而逐其族遣使謝**○**王曰寡君有逆臣歸生

與宋今俱伏誅寡君願因**○**侯而受敵于上國莊王許之遂欲合**○**

○同盟于辰陵之地陳地遣使約會**○**侯使者自**○**還言**○**侯爲大夫

夏徵舒所弑國內大亂有詩爲証

周室東遷世亂離 紛紛篡弑成無虛

妖星入斗徵三國 又報陳侯遇夏舒

話說**○**靈公諱平國乃**○**共公朔之子在**○**頃王六年嗣位爲人輕

佻惰慢人家子弟若有了這四箇字 絕無威儀且又耽于酒色終日

遊戲國家政務全然不理寵著兩位大夫一箇姓孔名寧一箇姓儀

各行父都是酒色隊裏打鑼鼓的打鑼鼓吃酒可也色中亦一君二

臣志同氣合語言戲愛各無顧忌其時朝中有箇賢臣姓洩名治是

箇忠良正直之輩遇事敢言國侯君臣甚畏憚之又有箇大夫夏御

叔其父公子少西乃是國定公之子少西字子夏故御叔以夏爲字

又曰少西氏世爲國國司馬之官食采于株林陝邑名今開封府拓城縣地御叔

娶國穆公之女爲妻謂之夏姬那夏姬生得蛾眉鳳眼杏臉桃腮有

驪姬息媯之容貌兼姐已文姜之妖淫見者無不驚魂喪魄顛之倒

之更有一樁奇事十五歲時夢見一偉丈夫星冠羽服自稱上界天

仙與之交合天仙好偷婦人凡人乎一笑教以吸精導氣之法與人交接曲盡其

妙就中採陽補陰却老還少名爲素女採戰之術天仙又會傳授房術豈非奇事在

家未嫁先與國靈公庶弟公子蠻兄妹私通不勾三年子蠻妖死天好

仙弟子開手便先斷送了一箇哥哥後嫁于夏御叔爲內子生下一男名曰徵舒徵舒

字子南年十二歲上御叔病亡夏姬因有外交留徵舒於城內從師

習學自家退居株林孔寧儀行父向與御叔同朝相善曾窺見夏姬

之色各有窺誘之意

紅

粉情多銷駸骨金蘭誼薄情
蝦肩二語令人哭殺多少朋友

夏姬有侍女荷

華伶俐風騷慣與主母做脚攬主顧孔寧一日與徵舒射獵郊外因

送徵舒至于株林留宿其家孔寧費一片心機先勾搭上了荷華贈

以簪珥求薦于主母遂

得入焉竊穿其錦繡

袴

以出誇示於儀行父

偷婦人偏要在人前賣
人毛病不意孔寧已先

俏大是今
行之一笑

行父慕之亦以厚幣交結荷華求

其通款夏姬平日窺見

儀行父身材長大鼻隼豐隆

人道這人個字
斷送多少奸婦

人子謂這八個字
斷送多少奸男子

也有其心遂遣荷葉約他私會儀行父廣求助戰

奇藥以媚夏姬夏姬愛之倍于孔寧

婦人偷漢却說不是為
淫吾所不信觀此益明

儀行父

謂夏姬曰孔大夫有錦繡之賜今既蒙垂盼亦欲乞一物為表記以

見均愛夏姬笑曰錦繡彼自竊去非妾所贈也因附耳曰雖在相愛

豈無厚薄乃自解所穿碧羅襦

短衣

為贈儀行父大悅自此行父往

來甚密孔寧不免稍疎矣有古詩爲證

鄭風何其淫

桓武化已渺

士女競私奔

里巷失昏曉

仲子牆欲踰

子充性偏狡

東門憶茹慮

野外生蔓草

拳裳望匪遙

駕車去何杳

青衿縈我心

瓊琚彼人老

風雨鷄鳴時

相會密以巧

揚水流束薪

讒言莫相攬

習氣多感人

安能自美好

儀行父爲孔寧將錦鎗驕了他今得了碧羅襦亦誇示于孔寧孔寧私叩荷華知夏姬與儀行父相密心懷妬忌無計折他想出一條計策來那國侯性貪淫樂久聞夏姬美色屢次言之相慕頗切恨不到手不如引他一同入馬國侯必然感我况國侯有個暗疾醫書上名曰狐臭亦名腋氣夏姬定不喜歡我去做箇貼身幫閒落得捉空調

情討些便宜少不得儀大夫稀疎一二分出了我這點熬酸的惡氣

好計好計遂獨見靈公開話閒說及夏姬之美天下絕無凡做牽頭人雖不好

的也要說好况真好乎靈公曰寡人亦久聞其名但年齒已及四旬

孔寧自是說得嘴响

恐三月桃花未免改色矣孔寧曰夏姬熟曉房中之術容顏轉嫩常

如十七八歲好女子模樣且交接之妙大異尋常主公一試自當魂

消也靈公不覺慾火上炎面頰發赤向孔寧曰卿何第使寡人與夏

姬會寡人誓不相負孔寧奏曰夏氏向所居株林其地竹木繁盛可

以遊玩主公來早只說要幸株林夏氏必然設享相迎夏姬有婢名

曰荷華頗知情事臣當以主公之意達之萬無不諧之理靈公笑曰

此事全仗愛卿作成次日傳宣駕車微服出遊株林只教大夫孔寧

相隨孔寧先迭信于夏姬教他治具相候又露其意於荷華使之轉

達一邊心箇恰好一對中人只那邊夏姬也是箇不怕事的主顧凡

不知用錢如何分法一笑

事預備停當靈公一心貪愛夏姬把遊幸當箇名色正是竊玉偷香

真有意觀山玩水本無心略證一時就轉到夏家夏姬是禮服出迎

入于廳坐拜謁致詞曰妾男微舒出就外傳不知主公駕臨有失迎

接其聲如新鶯巧鸞嚶嚶可聽靈公視其貌真天人也難道天上人便箇箇儂致

我說真標致人天上亦少只看天仙還來偷他便可是矣一笑六宮妃嬪罕有其匹靈公曰寡人偶

爾閑遊輶造尊府幸勿驚訝夏姬敘在對曰主公玉趾下臨敝廬增

色賤妾備有蔬酒未敢獻上靈公曰既費庖廚不須禮席聞尊府園

亭幽雅願入觀之主人盍饌就彼相擾可也夏姬對曰自亡夫卽世

荒園久廢掃除恐慢大駕賤妾預先告罪夏姬應對有序靈公心中

愈加愛重命夏姬換去禮服引寡人園中一遊夏姬卸下禮服露出

一身淡妝如月下梨花雪中梅蕊別是一般雅致美人越是小夏姬打扮越好看

前導至于後園雖然地段不寬却有喬松秀栢奇石名葩池沼一方

花亭幾座中間高軒一區朱欄繡幙甚是開爽此乃宴客之所左右

俱有廂房軒後曲房數層迴廊周折直逼內寢園中立有馬廐乃是

養馬去處

馬廐立在園中殊爲不韻

園西空地一片留爲射圃靈公觀看了一回

軒中筵席已具夏姬執盞定席靈公賜坐于旁夏姬謙讓不敢靈公

曰主人豈可不坐乃命孔寧坐左夏姬坐右

儼然是嫵容帶篋片嫵妙光景

今日略

去君臣之分圖箇盡歡飲酒中間靈公目不轉睛夏姬亦流波送盼

最是此時神情好看亦最是此時神情難看

靈公酒興帶了痴情又有孔大夫從旁打和

事鼓酒落快腸不覺其多日落西山左右進燭洗盞更酌靈公大醉

倒于席上鼾鼾睡去孔寧私謂夏姬曰主公小慕容色今日此來立

心與你求歡不可違拗夏姬微笑不答孔寧便宜行事出外安頓隨

駕人眾就便宿歇夏姬整備錦衾繡枕假意送入軒中自己香湯沐

浴以備召幸

不刺却接了一箇臭人一笑

止留荷華侍駕少頃靈公睡醒張目問

是何人荷華跪而應曰賤婢乃荷華也奉主母之命伏侍千歲翁翁因取酸梅醒酒湯以進靈公曰此湯何人所造荷華答曰婢所煎也

靈公曰汝能造梅湯能爲寡人作媒乎

此語似是在金瓶梅中西門慶問王婆處學來的一笑

荷華佯爲不知對曰賤婢雖不貫爲媒亦頗知効奔走但不知千歲翁屬意何人靈公曰寡人爲汝主母神魂俱亂矣汝能成就吾事當厚賜汝荷華對曰主母殘體恐不足當貴人倘蒙不棄賤婢卽當引入靈公大喜卽命荷華掌燈引導曲曲彎彎直入內室夏姬明燈獨座如有所待忽聞脚步之聲方欲啟問靈公已入戶內荷華便將銀燈攜出靈公便不攀話擁夏姬入帷

好做

脫負解衣共寢肌膚柔膩著體

欲融歡會之時宛如處女靈公怪而問之夏姬對曰妾有內視之法

雖產子之後不過三日充實如故靈公嘆曰寡人雖遇天上神仙亦只如此矣論起靈公淫具本不及孔儀二大夫况帶有暗疾沒討好

處因他是一國之君婦人家未免帶三分勢利不敢嗔嫌於枕席上

百般獻媚虛意奉承

有勢力人木領便畢

喻婦人因然古些便宜然沒有好究討不得真歡喜大是沒法一笑靈

公遂以爲不世之奇遇矣睡至鷄鳴夏姬促靈公起身靈公曰寡人

得交愛卿回視六宮有如糞土但不知愛卿心下有分毫及寡人否

想亦自料其沒

夏姬疑靈公已知孔儀二人往來之事乃對曰賤妾

實不敢欺自喪先夫不能自制未免失身他人今既獲侍君侯從茲

當永謝外交敢復有二心以取罪戾靈公欣然曰愛卿平日所交試

爲寡人悉數之不必隱諱夏姬對曰孔儀二大夫因撫遺孤遂及于

亂他實未有也靈公笑曰怪道孔寧說卿交接之妙大異尋常若非

親試何以知之

此時方纔悟得可謂聰明過人

夏姬對曰賤妾得罪在先望乞寬宥

靈公曰孔寧有薦賢之美寡人方懷感激卿其勿疑但願與卿常常

而見此情不絕其他任卿所爲不汝禁也

不皆應承

一笑夏姬對

曰主公能源源而來何難常常而見乎須臾靈公起身夏姬抽自己貼體汗衫與靈公穿上曰主公見此衫如見賤妾矣荷華取燈繇舊路送歸軒下天明後廳事上以備早膳孔寧率從人駕車伺候夏姬請靈公登堂起居問安庖人進饌眾人俱有酒食犒勞食畢孔寧爲靈公御車回朝百官知闕侯野宿是日俱集朝門伺候靈公傳令免朝逕入宮門去了儀行父扯住孔寧盤問主公夜行宿處孔寧不能諱只得直言儀行父知是孔寧所薦頓足曰如此好人情如何讓你獨做此語大有要分中用之意一笑孔寧曰主公十分得意第二次做你人情便了二人大笑而散次日靈公早朝禮畢百官俱散召孔寧至前謝其薦舉夏姬之事又召儀行父問曰如此樂事何不早奏寡人你二人却古先頭是何道理孔寧儀行父齊曰臣等並無此事靈公曰是美人親口所言卿等不必諱矣孔寧對曰譬如君有味臣先嘗之父有味

子先嘗之若嘗而不美不敢進于君也

陳靈宮中許多嬪妃不靈公知是誰先嘗過的一笑

笑曰不然譬如熊掌就讓寡人先嘗也不妨孔儀二人俱笑靈公又曰汝二人雖曾入馬他偏有表記送我乃扯襯衣示之曰此乃美人所贈你二人可有麼孔寧曰臣亦有之靈公曰贈卿何物孔寧撩衣見其錦襦曰此姬所贈不但臣有行父亦有之靈公問行父卿又是何物行父解開碧羅襦與靈公觀看靈公大笑曰我等三人隨身俱有質證異日同往株林可作連床大會矣

夏姬料必不怕只恐要一生鬪精磨奈何一笑

君二臣正在朝堂戲謔把這話傳出朝門惱了一位正直之臣咬牙切齒大叫道朝廷紀法之地却如此胡亂國國之亡屈指可待矣遂整衣端簡復身闖入朝門進諫不知那位官員是誰且看下回分解